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三

白下蔡 昇元放甫平黜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魏錡養叔獻藝

魏相明知秦爲仇敵之國而概然請往以求醫可謂忠義之士
至以大義責秦桓言詞正大而明晰卒以得請則又其才之過
人也

晉臣因主君之疾欲覓高醫不憚宛轉于仇敵之國以求致之
具見忠愛之甚高醫至而疾果不可爲斯可委之于數矣然亦
必醫者之言果能真知確見斯臣子之心可以無憾也令人自
旣不能知醫于君父有疾又不慎加選擇乃聽之庸醫之手輕

者加重重者致危乃委之于命數為不可救可悲可嘆

晉楚講和自是大事子側楚之司馬亦是大臣子重乃不使之與議亦有不是但南北構兵生民塗炭久矣幸而講和非獨兩國生民之福其關係于天下者甚大已不與議縱為無功獨不享其利乎子側乃以爭功之故逞嫉妬之心背盟而構難其罪大矣後卒以鄢陵之役兵敗自縊雖出子重報怨之心然楚子止之而不及則亦有天道存于其間也

鄢陵之役士燮不欲勝楚以為外寧必有內憂固是老成之見然以事勢而論却不盡然楚人歷稱強橫中國久苦其憑陵雖以齊桓之賢謀之數十年而竟不能制幸有城濮一戰始挫其鋒中國得以稍安然其心固未嘗一日相忘也及晉師敗邲之後楚之肆橫如故矣中國之能與楚抗者惟晉而已若又讓之

則楚人必將更進而無已諸侯見晉之不能庇已亦將離心是未必能有傲于君心而已先失累世經營之伯業未可以為良圖也况不賢之君雖有外懼亦豈足以正其邪心乎與其內外俱敗又不如且圖攘外徐思安內至外以攘而無安內之策則自是執政之不善為謀豈可以攘外為過耶

話說晉景公被蓬頭大鬼所擊口吐鮮血悶倒在地內侍扶入內寢

良方方醒羣臣皆不樂而散景公遂病不能起左右或言桑門大巫

巫者居於桑門能白日見鬼與鬼為鄰自然活得不久盍往召之桑門大巫奉晉侯之召

甫入寢門便言有鬼景公問鬼狀何如大巫對曰蓬頭披髮身長丈

餘以手拍胷其色甚怒景公曰巫言與寡人所見正合言寡人枉殺

其子孫不知此何鬼也大巫曰先世有功之臣其子孫被禍最慘者

是也景公愕然曰莫非趙氏之祖乎屠岸賈在旁

大鬼却是不打即奏他却是何故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三 十一卷二

曰巫者乃趙盾門客故借端為趙氏訟冤吾君不可聽信便該問他據你說來

却是何鬼景公嘿然良久又問曰鬼可禳否大巫曰怒甚禳之無益景公

曰然則寡人大限何如大巫曰小人冒死直言恐君之疾不能嘗新

麥也只說見鬼罷了斷他死期則甚屠岸賈曰麥熟只在月內君雖病精神猶旺何

至如此若主公則嘗新麥汝當死罪不繇景公發落此之使出大巫

去後景公病愈深晉國醫生入視不識其症不敢下藥不識其症便不敢下藥還

等好醫生今日醫生只圖騙人家幾分銀子滿口亂嚼者多矣吾安得不思古人大夫魏錡之子魏相言于

眾曰吾聞秦有名醫二人高和高和高緩得傳授于扁鵲能達陰陽之理

善攻內外之症見為秦國太醫不知此二人招牌上有扁鵲師傳太醫院字樣否可笑欲治主

公之病非此人不可盍往請之眾曰秦乃吾之仇國豈肯遣良醫以

救吾君哉魏相伯曰恤患分災鄰國之美事某雖不才願掉三寸之

舌必得名醫來晉眾曰如此則舉朝皆拜子之賜矣魏相即日束裝

馳轡星夜往秦秦桓公問其來意魏相奏曰寡君不幸而沾狂病

聞上國有良醫和緩有起死回生之術臣特來敦請以救寡君桓公

曰晉國無理屢敗我兵吾國雖有良醫豈救汝君哉魏相正色曰明

公之言差矣夫秦晉比鄰之國故我獻公與爾穆公結婚定如世世

相親爾穆公始納惠公復有韓原之來戰繼納女公又有汜南之背

盟圖鄭之役秦軍汜南從燭武之說背晉先歸不終其好皆爾為之文公卽世穆公又過

聽孟明欺我襄公之幼弱師出崤山襲我屬國自取敗衄我獲三帥

赦而不誅旋違誓言奪我王官憲康之世我一侵崇爾卽伐晉及我

景公問罪于齊明公又遣杜回與救齊之師敗不知懲勝不知止棄

好尋仇莫不繇秦明公試思晉犯秦平秦犯晉乎今寡君有負茲也諸侯有焉稱負茲

之憂欲借針砭於高鄰諸臣皆曰秦絕我甚必不許臣曰不然秦君屢舉不當安知不悔於厥心此行也將假國手以修先君

之舊好明公若不許則諸臣之料秦者中矣是說中人之法夫鄰有

恤患之誼而明公廢之醫有活人之心而明公背之竊為明公不取

也又以道理責之秦桓公見魏相言辭慷慨分剖詳明不覺起敬曰

大夫以正見責寡人敢不聽教即召太醫高緩往晉魏相謝恩遂與

高緩同出雍州星夜望新絳而來有詩為証

婚媾于今作寇仇 幸災樂禍是良謀

若非魏相瀾翻舌 安得名醫到絳州

時晉景公病甚危篤日夜望秦醫不至忽夢有二豎子從己鼻中跳

出一豎曰秦高緩乃當世之名醫彼若至用藥我等必然被傷何以

避之又一豎子曰苦躲在音荒之上音隔膏之下音心彼能奈我何

哉須臾景公大叫心膈間疼痛坐臥不安少頃魏相引高緩至入宮

診脉畢緩曰此病不可為矣景公曰何故緩對曰此病居音之上膏

之下既不可以炙攻又不可以針達即使使用藥之力亦不能及此殆

天命也古之名醫使鬼怕今之名醫則怕鬼殊可笑也一友曰今人

亦有強似古人處能使鬼怕而不怕鬼問之答曰服藥而死

做鬼自然還怕若放心大胆用藥醫死人豈非不怕鬼乎一笑景公嘆曰所言正合吾夢真良醫矣

真名醫言能合夢時下名厚其饒送之禮遣歸國時有小內侍江

忠伏侍景公辛苦早間不覺失睡夢見背負晉侯飛騰于天上醒來

與左右言之值屠岸賈入宮問疾聞其夢賀景公曰天者陽明病者

陰暗飛騰天上離暗就明君之疾必漸平矣小人奉承人晉侯是日

亦自覺胃膈稍寬聞言甚喜忽報甸人耕公來獻新麥景公欲嘗之

命饗人主朝取其半春而屑之為粥屠岸賈恨桑門大巫言趙氏之

冤乃奏曰前巫者言主公不能食新麥今其言不驗矣可召而示之

景公從其言召桑門大巫入宮使岸賈責之曰新麥在此猶患不能

嘗乎巫者曰倘未可知景公色變岸賈曰小臣咒咀當斬即命左右

率去大巫嘆曰吾因明于小術以自禍其身豈不悲哉左右獻大巫之首生平說鬼話太多自然恰好襄人將麥粥來獻時日已中矣景

公方欲取嘗忽然腹脹欲泄喚江忠負我登厠纔放下厠一陣心疾

立脚不住墜于厠中江忠顧不得污穢抱他起來氣已絕矣我疑便

索命耳到底不曾嘗新麥屈殺了桑門大巫皆屠岸賈之過也上卿

樂書率百官奉世子州蒲舉哀卽位是為厲公眾議江忠曾夢負公

登天後負公以出于厠正應其夢遂用江忠為殉葬焉即使應夢何

當時若不言其夢無此禍矣口舌害身不可不慎也因晉景公為厲

鬼擊死晉人多有言趙門冤枉之事者只為樂卻二家都與屠岸賈

交通相善只有一個韓厥孤掌難鳴是以不敢為趙家申冤時宋共

公遣上卿華元行弔于晉兼賀新君因與樂書商議欲合晉楚之成

免得南北交爭生民塗炭大是好人樂書曰楚未可信也華元曰元

善于子重嬰齊可以任之樂書乃使其幼子樂鍼同華元至楚先與

公子嬰齊相見嬰齊見樂鍼年青貌偉問于華元知是中軍元帥之

子欲試其才問曰上國用兵之法何如鍼對曰整又問更有何長鍼

答曰暇嬰齊曰人亂我整人忙我暇何戰不勝二字可謂簡而盡矣

繇此倍加敬重遂引見楚王定議兩國通知守境安民動干戈者鬼

神殛之遂訂期為盟晉士燮楚公子罷皮共歃血于宋國西門之外

楚司馬公子側自以不曾與議大怒曰南北之不相通久矣子重欲

擅合成之功吾必敗之只欲敗他人之功探知巫臣糾合吳子壽夢

與晉魯齊宋衛鄭各國大夫會于鍾離今鳳陽府臨淮縣公子側遂說楚王

曰晉吳通好必有謀楚之情宋鄭俱從楚之宇下一空矣共王曰孤

欲伐鄭奈西門之盟何公子側曰宋鄭受盟于楚非一日矣推不顧

盟是以附晉今日之事惟利則進何以盟為共王乃命公子側伐鄭

鄭復背晉從楚此周簡王十年事也晉厲公大怒集諸大夫計議伐

鄭時欒書雖則為政而三郤擅權那三郤乃郤錡克之郤擊克從郤

弟郤乞並為大夫用事伯宗為人正直敢言屢向厲公言郤氏族大

勢盛宜分別賢愚稍抑其權以保全功臣之後厲公不聽三郤恨伯

宗入骨遂譖伯宗謗毀朝政厲公信之反殺伯宗所以說好語亦要看地方其子

伯州犁奔楚楚用為太宰與之謀晉厲公素性驕侈兼好內外嬖幸

甚多外嬖胥童胥克子晉夷羊五長魚矯匠麗氏等一班少年皆拜

為大夫內嬖美姬愛婢不計其數日事淫樂好諛惡直政事不修

此等豈亦由群臣解體士燮見朝政日非不欲伐鄭郤至曰不伐鄭

何以求諸侯欒書曰今日失鄭魯宋亦將離心温季郤至字季之言

是也楚降將苗賁皇亦將伐鄭厲公從其言獨留苗賁居守遂親率

大將欒書士變郤錡荀偃韓厥卻至魏錡欒鍼等出車六百乘浩浩

蕩蕩殺奔鄭國一面使卻犇往魯衛各國請兵助戰鄭成公聞晉兵

勢大欲謀出降大夫姚鈞耳曰鄭地褊小聞于兩大只宜擇一強者

而事之豈可朝楚暮晉而歲歲受兵乎鄭成公曰然則何如鈞耳曰

依臣之見莫如求救于楚楚至吾與之夾攻大破晉兵可保數年之

安也成公遂遣鈞耳往楚求救楚共王終以西門之盟為嫌背以盟誓為嫌

還算好人今人滿口賄不欲起兵問于令尹嬰齊嬰齊對曰我實無

信以致晉師又庇鄭而與之爭勸民以逞勝不可必不如待之公子

側進曰鄭人不忍背楚是以告急前不救齊今又不救鄭是絕歸附

者之望也此處說來却亦有理只是前次不該伐鄭耳臣雖不才願提一旅保駕前往務

要再奏掬指之功大話雖則好聽只怕未必共王大悅乃拜司馬公子側為中軍

元帥令尹公子嬰齊將左軍右尹公子壬夫將右軍自統親軍兩廣

之眾望北進發來救鄭國日行百里其疾如風早有哨馬報入晉軍

士變私謂樂書曰君幼不知國事吾偽為畏避而避之以儆君心使

知戒懼猶可少安即使避楚未必少樂書曰畏避之名書不敢居也

士變退而嘆曰此行得敗為幸不知要傷害多萬人一戰勝外寧必有

內憂吾甚懼之時兵已過鄆陵今開封府兵不能前進留屯彭

祖岡在鄆陵縣北二十里兩下各安營下寨來曰是六月甲午大盡之日名為

晦日晦不行兵晉軍不做準備鼓漏且盡天色猶未大明忽然寨外

喊聲大振守營軍士忙忙來報趙軍直逼本營排下陣勢樂書大驚

曰彼既壓我軍而陣我軍不能成列交兵恐致不利且堅守營壘待

從容設計以破之諸將紛紛議論有言選銳突陣者有言移兵退後

者時士變之子名旬年纔一十六歲聞眾議不決乃突入中軍稟于

樂書曰元帥患無戰地乎此易事也樂書曰子有何計士旬曰傳令

牢把營門軍士于寨內暗暗將竈土盡皆削平并用木板掩蓋不過

半個時辰結陣有餘地矣既成列于軍中決開營壘以為戰道其

奈我何哉樂書曰井竈乃軍中急務平竈塞井何以為食旬曰先命

各軍預備乾糧淨水足支一二日俟布陣已定分撥老弱于營後另

作井竈就之詳備穩妥士燮木不欲戰見其子進計大怒如此而不

罵曰兵之勝負關係天命汝童子有何知識敢在此搖唇鼓舌

遂拔戈逐之眾將把士燮抱住士旬方能走脫樂書笑曰此童子之

智勝于范孟士燮字孟食邑于范也乃從士旬之計令各寨多造乾糧然後平

竈掩井擺列陣勢準備來日交兵胡會咏史詩云

軍中列陣本奇謀 士燮抽戈若寇仇

豈是心機遜童子 老成憂國有深籌我不謂然

却說趙共王直逼晉營而陣自謂出其不意軍中必然擾亂却寂然

不見動靜乃問于太宰伯州犁曰**晉**兵堅壘不動子**晉**人也必知其

情州犁曰請王登轅車轅音巢樓車之最高者而望之**楚**王登轅車使州犁立

于其側王問曰**晉**兵馳騁或左或右者何也州犁對曰召軍吏也王

曰今又羣聚于中軍矣州犁曰合而為謀也又望曰忽然張幕何故

州犁曰虔告于先君也又望曰今又徹幕矣對曰將發軍令也又望

曰軍中為何喧譁飛塵不止對曰彼因不得成列將塞井平竈為戰

地耳又望曰車皆駕馬矣將士升車矣對曰將結陣也又望曰升車

者何以復下對曰將戰而禱神也又望曰中軍勢似甚盛其君在乎

對曰欒范之族夾公而陣不可輕敵也一君一臣一問一對極委曲極明白千載而下令人聞之

如見其手口耳目歷歷紙上是左傳最妙之筆**楚**王盡知**晉**國之情乃戒諭軍中打點來日

交鋒之事**楚**之降將苗賁皇鬪越椒子奔音者亦侍于**晉**侯之側獻策曰自

令尹孫叔之死軍政無常兩廣精兵久不選換老不堪戰者多矣且

左右二帥不相和睦此一戰**楚**可敗也髯翁有詩云

楚用州犁本晉良 晉人用楚是賁皇

人才難得須珍重 莫把謀臣借外邦

是日兩軍各堅壘相持未戰**楚**將潘黨于營後試射紅心連中一矢

眾將閃然讚美適值養繇基至眾將曰神箭手來矣潘黨怒曰我的

箭何為不如養叔不肯服善的人最是可恨養繇基曰汝但能射中紅心未足為

奇我之箭能百步穿楊眾將問曰何為百步穿楊繇基曰曾有人將

顏色認記楊樹一葉我于百步外射之正穿此葉中心故曰百步穿

楊眾將曰此間亦有楊樹可試射否繇基曰何為不可眾將大喜曰

今日乃得觀養叔神箭也乃取墨塗記楊枝一葉使繇基於百步外

射之其箭不見落下眾將往察之箭為楊枝掛住其鏃正貫於葉心

潘黨曰一箭偶中耳不肯服善人便有此等聲口若依我說將三葉次第記認你

次第射中方見高手繇基曰恐未必能故意說個不能正且試爲之

潘黨於楊樹上高低不等塗記了三葉寫個一二三字養繇基也認

過了退於百步之外將三矢也記個一二三的號數以次發之依次

而中不差毫釐眾將皆拱手曰養叔真神人也潘黨雖然暗暗稱奇

終不免自家要顯所長乃謂繇基曰養叔之射可謂功矣然殺人還

以力勝總之不肯服善便吾之射能貫數層堅甲亦當爲諸君試之

眾將皆曰願觀潘黨教隨行組甲之士脫下甲來壘至五層眾將曰

足矣潘黨命更迭二層共是七層眾將想道七層甲差不多有一尺

厚如何射得過潘黨教把那七層堅甲綑于射鵠之上也立在百步

之外挽起黑雕弓拈著狼牙箭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兒覷得

端端正正儘力發去撲的一聲叫道著了不見箭上不見箭落眾人

上前看時齊聲喝采起來道好箭好箭原來弓勁力深這枝箭直透

過七層堅甲如釘釘物穿的堅牢搖也搖不動潘黨固有德色叫軍

士將層甲連箭取下欲以遍誇營中不肯服善原是自欲顯能耳

賣弄今人自己本無一毫能處却又不肯服善真是好笑養繇基教且莫動吾亦試射一箭未知

何如眾將曰也要看養叔神力繇基拈弓在手欲射復止眾將曰養

叔如何不射繇基曰只依樣穿札未爲希罕我有個送箭之法說罷

搭上箭廳的射去叫聲正好這枝箭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恰恰的將

潘黨那一枝箭兜底送出布鵠那邊去了繇基這枝箭依舊穿于層

甲孔內力或未及潘黨此乃眾將看時無不吐舌潘黨方纔心服嘆

曰養叔妙手吾不及也史傳上載王獵于荆山山上有通臂猿善

能接矢兵圍之數重王命左右發矢俱爲猿所接乃召養繇基猿

聞繇基之名即便啼號及繇基到一發而中猿心其爲春秋第一射

手名不虛傳矣潛淵有詩云

落烏貫颯名無偶

百步穿楊更罕有

穿札將軍未足奇

強中更有強中手

眾將曰晉楚相持吾王正在用人之際兩位將軍有此神箭當奏聞
 吾王美玉不可韞櫝而藏乃命軍士將箭穿層甲抬到楚共王面前
 養繇基和潘黨一同過去眾將將兩人先後賭射之事細細稟知楚
 王我國有神箭如此何愁晉兵百萬楚王大怒曰將以謀勝奈何以
 一箭僥倖耶爾自恃如此異日必以藝死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
 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楚共
 乃能知此亦足能人盡收繇基之箭不許復射養繇基羞慙而退次日五鼓兩
 軍中各鳴鼓進兵晉上軍元帥卻鈞攻楚左軍與公子嬰齊對敵下
 軍元帥韓厥攻楚右軍與公子王夫對敵樂書士燮各帥本部車馬
 中軍護駕與楚共王和公子側對敵這邊晉厲公是卻毅為御樂鍼
 為車右將軍卻至等引新軍為後隊接應那邊楚共王出陣上午木

該乘右廣那右廣却是養繇基為將共王怪繇基恃射誇嘴不用右
 廣反乘了左廣却是潘名為御屈蕩為車右將軍鄭成公引本國車
 馬為後隊接應却毅晉厲公頭帶冲天鳳翅盔身披蟠龍紅錦戰袍
 腰懸寶劍手提方天大戟乘著金葉包裹的戎輅右有樂書左有士
 燮展開軍門殺奔楚陣來誰知陣前却有一窩泥淖黎明日候未會
 看得仔細卻毅御車勇猛剛剛把晉侯車輪陷于淖中馬不能走楚
 共王之子熊茷他少年好勇領著前隊望見晉侯車陷驅車飛趕過
 來那邊樂鍼忙跳下車立于泥淖之中盡平生氣力雙手將兩輪扶
 起車浮馬動一步步掙出泥淖來這過力量却也不小那邊熊茷將次趕到這
 里樂書的軍馬亦到大喝小將不得無禮熊茷見旗上有中車元帥
 字知是大軍喫了一驚回車便走被樂書追上活捉過來少年好勇
 正要如此
 折掛楚軍見熊茷有失一齊來救却得士燮引兵殺出後隊卻至等

俱到**魏**兵恐墮埋伏收兵回營**晉**兵亦不追趕各自歸寨哨馬探聽
魏左軍持重**晉**上軍不會交戰下軍戰二十餘合互有殺傷勝敗未
分約定來日再戰欒書將熊茂獻功**晉**侯欲斬之苗貢皇進曰**魏**王
聞其子被擒明日必來親自出戰可囚熊茂于軍前往來誇之**晉**侯
曰善一夜安息無話黎明欒書命開營索戰大將魏錡告書曰吾夜
來夢見天上一輪明月遂挽弓射之正中月心射出月中一般金光
直瀉下來慌忙退步不覺失脚陷于營前泥淖之內猛然驚覺此何
兆也欒書詳之曰周之同姓為日異姓為月射月而中必**魏**君矣然
泥淖乃泉壤之中退入于泥亦非吉兆將軍必慎之魏錡曰苟能破
魏雖死何恨此語大有欒書遂許魏錡打陣**魏**將王尹襄出頭戰不
數合**晉**兵推出囚軍在陣上往來**魏**共王見其子熊茂被囚于陣急
得心生烟火忙叫潘名鞭馬上前來搶囚軍魏錡望見撇了尹襄逕

追**魏**王架起一枝箭颼的射去正中**魏**王的左眼潘黨力戰保得
王迴車**魏**王負痛拔箭其瞳子隨鏃而出擲于地下有小卒拾而獻
曰此龍睛不可輕棄**魏**王乃納于箭箠之中**晉**兵見魏錡得利一齊
殺上公子側引兵抵死拒敵救脫了**魏**共王卻至圍住了**魏**成公賴
御者將大旌藏于弓衣之內成公亦走脫便道時**魏**王怒甚急喚神
箭將軍養繇基速來救駕養繇基聞喚慌忙馳到身邊並無一箭
王乃抽二矢付之曰射寡人乃綠袍虬髯者將軍為寡人報仇將軍
絕藝想不費多矢也繇基領箭飛車趕入**晉**陣正撞見綠袍虬髯者
知是魏錡大罵匹夫有何本事輒敢射傷吾主魏錡方欲答話繇基
發箭已到正射中魏錡項下伏于弓衣而死欒書引軍奪回其屍繇
基餘下一矢繳還**魏**王奏曰仗大王威靈已射殺綠袍虬髯將矣共
王大喜自解錦袍賜之并賜狼牙箭百枝軍中稱為養一箭言不消

第二箭也有詩為証

鞭馬飛車虎下山

晉兵一見膽生寒

萬人叢裏誅名將

一矢成功奏凱還

却說晉兵追逐趙兵至繁養絲基抽矢控弦立于陣前追者輒射殺之。晉兵乃不敢逼。趙將嬰齊任夫聞趙王中箭各來接應混戰一場。晉兵方退樂鉞望見令尹旗號知是公子嬰齊之軍請于晉侯曰臣前奉使于趙趙令尹子重問晉國用兵之法臣以整暇二字對令混戰未見其整各退未見其暇臣願使行人執酒榼造于嬰齊之軍曰寡君乏人命鉞晉侯曰善樂鉞乃使行人執酒榼造于嬰齊之軍曰寡君乏人命鉞持矛車右故不得親犒從者使某代進一觴。雖是欲踐前言然却是其能整暇者不然雖欲對使飲之謂使者曰來日陣前當面謝也行人歸述其語樂鉞曰楚

君中矢其師尚未肯退奈何。苗賁曰蒐閱車乘補益士卒秣馬厲兵修陣固列雞鳴飽食決一死戰何畏乎。趙時卻樂樂熈從晉衛請兵回轉言二國各起兵來助已在二十里遠近。趙謀探知報聞趙王。趙王大驚曰晉兵已眾。晉衛又來如之奈何。即使左右召中軍元帥公子側商議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竈背童晉國大亂

誅岸賈趙氏復興

兵法曰將相不和者其國易亂。又曰大臣不和不可以用兵。夫將相不和雖無事之日且易以亂。况多憂之秋乎。至于大臣則不止于將相。凡國家之卿佐皆是也。雖卿佐之中若有不和亦。有碍于用兵。况將相乎。楚之令尹司馬國之將相也不相能而。

相傾雖無事不免有憂况以當晉伯而爭諸侯之日乎二人之不死于行陣猶爲楚國之福

天下至大至危之事莫如戰而其主之者則中軍元帥而已故曰三軍司命晉楚相持其事至重連日交戰雖勝負未決而俱在岌岌之時况主君損目軍卒殺傷此何時也子側乃縱酒大醉至不能知人死有餘辜矣子重雖以夙怨而欲死之然據理說來亦不爲過

胥童夷羊五等一班小人無才無德以謾佞得寵于人君得廁大夫之位已是過分却又妄想爲卿又因急于得位讒殺大臣究竟不數日間遂亦駢首就戮徒受惡名而不得安享何益哉胥童等小人逞奸布位殺害大臣死不足恤只是晉厲好好一個國君却爲這幾個沒要緊小人斷送一條性命甚不值耳有

國家者于用人聽言之際其亦知所慎哉

凡是奸惡之人害人其後未有不愛報者如胥童屠岸賈等都是一個樣子然則人亦何苦害人而自害耶

晉悼卽位之初賞功罰罪舉賢任能便已得爲國之大綱伯業之赫然中興有以也

廢立之際大臣爲政嗣君處此一毫軟媚不得一毫躁率不得晉悼清原數語不亢不卑又有地步又有體裁其不臣者不待加罪而已諫然矣可爲禦強定難之法

話說**楚**中軍元帥公子側平日好飲一飲百觚不止一醉竟日不醒

飲百觚可也竟日不醒則害事甚矣如此人豈可任以國政**楚**共王知其有此毛病每出軍必戒

使絕飲今日**晉****楚**相持有大事在身涓滴不入于口是日**楚**王中箭回寨含羞帶怒公子側進曰兩軍各已疲勞明日且暫休息一日容

臣從容熟計務要與主公雪此大恥公子側辭回中軍坐至半夜計未得就這樣要緊時候半夜也想不到一條計來是有小豎名穀陽乃公子側貼身寵

用的見主帥愁思勞苦客中藏有三重美酒醜過三次今俗呼酒做酒煖一甌以

進公子側嗅之愕然曰酒乎穀陽知主人欲飲而畏左右傳說乃詭

言曰非酒乃椒湯耳椒湯二字甚妙可持以贈回人及僧之能飲者公子側會其意一吸而

盡覺甘香快噪妙不可言問椒湯還有否穀陽曰還有穀陽只說椒

湯只顧滿斟獻上公子側枯腸火渴口中只叫好椒湯這等吃法當名為焦湯

豎子愛我斟來便吞政不知飲了多少頹然大醉倒于坐席之上

王聞晉令雞鳴出戰且魯生兵又到急遣內侍往召公子側來共

商應敵之策誰知公子側沉沉冥冥已入醉鄉呼之不應扶之不起

如個臨陣的但聞得一陣酒臭知是善酒回復楚王楚王一連遣人

十來次催并公子側越催得急越睡得熟倒快活省了許多愁煩計較小豎穀陽

泣曰我本愛元帥而送酒誰知反以害之楚王知道連我性命難保

不如逃之時楚王見司馬不到沒奈何只得召令尹與羣臣計議嬰

原與公子側不合便無不令之處此時也沒得解說乃奏曰臣逆知晉兵勢盛不可

必勝故初議不欲救鄭此來都出司馬主張今司馬貪杯誤事臣亦

無計可施不如乘夜悄悄班師可免挫敗之辱既無良策可以必勝與其輕進而取敗不

如此計還王曰雖然如此司馬醉在中軍必為晉軍所獲辱國非

小乃召養繇基曰仗汝神箭可擁護司馬回國也當下暗傳號令拔

寨都起鄭成公親帥兵護送出境只留養繇基斷後繇基思想道等

待司馬酒醒不知何時即命左右便將公子側扶起用草帶縛于車

上叱令逐隊前行自己率弓弩手三百人緩緩而退黎明晉軍開營

索戰直逼晉營見是空幕方知晉軍已遁去矣樂書欲追之士燮力

言不可諫者報鄭國各處嚴兵固守樂書度鄭不可得乃唱凱而還

原為伐鄭而來楚雖已退鄭却未服兵既大集何為不討空去空來殊為可笑晉衛之兵亦散歸本國却說

公子側行五十里之程方纔酒醒覺得身子綳急大叫誰人縛我左

右曰司馬酒醉養將軍恐乘車不穩所以如此乃急將革帶解去公

子側雙眼尚然矍矍問道如今車馬往那里走左右曰是回去的路

又問如何便回左右曰夜來**楚**王連召司馬數次司馬醉不能起

王恐**晉**軍來戰無人抵敵已班師矣公子側大哭曰豎子害殺我也

急喚穀陽已逃去不知所之矣便不逃去也無益于事**楚**共王行二百里不見

動靜方纔放心恐公子側懼罪自盡乃遣使傳命曰先大夫子王之

敗我先君不在軍中今日之戰罪在寡人無與司馬之事嬰齊恐公

子側不死別遣使謂公子側曰先大夫子王之敗司馬所知也從吾

王不忍加誅司馬何面目復臨**晉**軍之上乎公子側嘆曰令尹以大

義見責側豈敢貪生乎乃自縊而死**楚**王嘆息不已此**周**問王十一

年事髯仙有詩言酒之誤事詩云

恥目君王資老謀

英雄誰想困槽邱

豎子愛我翻成害

謾說能消百斛愁

話分兩頭却說**晉**厲公**勝**回朝自以為天下無敵驕侈愈甚士燮

逆料**晉**國必亂鬱鬱成疾不肯醫治使大祝祈神只求早死無定國之謀而

乃只求速死未幾卒子蒍句嗣時胥童巧佞便給最得寵幸厲公欲

用為卿奈無卿缺胥童奏曰今三郤並執兵權族大勢重舉動自專

將來必有不軌之事不如除之若除郤氏之族則位署多虛但憑主

公擇愛而立之誰敢不從厲公曰郤氏反狀未明誅之恐羣臣不伏

胥童又奏曰鄆陵之戰卻至已圍**鄭**君兩下並車私語多時遂解圍

放**鄭**君去了其間必先有通**楚**事情只須問**楚**公子熊蒧便知其實

厲公即命胥童往召熊蒧胥童謂熊蒧曰公子欲歸**晉**乎蒧曰思歸

之甚恨不能耳 胥童曰汝能依我一事當送汝歸

大似奸抽嘴熊我盜叛良語

曰惟命胥童遂附耳言若見周侯問起卻克之事必須如此恁般登

答熊蔑應允胥童遂引至內朝來見周厲公屏去左右問卻至曾與

周私通否汝當實言我放汝回國能蔑曰恕臣無罪臣方敢言厲公

曰正要你說實話何罪之有熊蔑曰卻氏與吾國子重二人素相交

善屢有書信相通言君侯不信大臣淫樂無度百姓胥怨非吾主也

人心更思襄公襄公有孫名周見在京師他日南北交兵幸而師敗

吾當奉孫周以事周獨此事臣素知之他未聞也

只此事勾得緊了却說得偏像不其

要緊按襄公之庶長子名談自趙盾立靈公談避居于周在單襄

公名下後談生下一子因是在周所生故名曰周當時靈公被殺人

心思慕文公故迎立公子黑臀黑臀傳驩驩傳州蒲至是州蒲淫縱

無子人心復思慕襄公故胥童教熊蔑使引孫周以搖動厲公之意

熊蔑言之未已胥童接口曰怪得前日鄢陵之戰周舉與齊對陣

不發一矢其交通之情可見矣卻至明縱周君又何疑焉主公若不

信何不遣卻至往周告捷使人窺之若果有私謀必與孫周私下相

會

本國宗族又非有罪出使之便即相會亦不妨何以厲公曰此計

便定其為交通也這是胥厲糊塗不怪卻至不謹

甚當遂遣卻至獻周捷于周胥童陰使人告孫周曰周國之政半在

卻氏今溫季來王都獻捷何不見之他日公孫復還故國也有個相

知孫周以為然卻至至周公事已畢孫周遂至公館相拜未免詳叩

本國之事卻至一一告之談論半日而別厲公使人探聽回來傳說

如此熊蔑所言果然是實遂有除卻氏之意尚未發也一日厲公與

婦人飲酒索鹿肉為饌甚急使寺人孟張往市取鹿市中適當缺乏

卻至自郊外載一鹿于車上從市中而過孟張並不分說奪之以去

卻至大怒挽弓搭箭將孟張射死復取其鹿厲公聞之怒曰季子太

甚

甚

欺余也遂召胥童夷羊五等一班嬖人共議欲殺卻至如此大言不召執政與

而只與嬖人商議胥童曰殺卻至則卻錡卻犇必叛不如并除之夷便是無道之君

羊五曰公私甲士約可入百人以君命夜帥以往乘其無備可必勝也長魚矯曰三卻家甲倍于公宮闔而不勝累及君矣豈知便勝亦要累君方

今卻至兼司寇之職卻犇又兼士師不如詐為獄訟覲便刺之汝等引兵接應可也厲公曰妙哉我使力士清沸魑助汝長魚矯打聽三

卻如果臣下有非何不帶其罪而誅之却做出這等醜態來便知其心中亦自不安處耳是日在講武堂議事乃與清沸魑各以雞血塗面若爭鬪相殺者

堂來告訴曲直卻犇不知是計下坐問之清沸魑假作稟話推到近身抽刀刺犇中其腰撲地便倒卻錡急拔佩刀來砍沸魑却是長魚

矯接住兩個仕堂下戰將起來卻至挺空趨出升車而逃沸魑把卻犇再砍一刀眼見得不活了便來夾攻卻錡錡雖是武將怎奈沸魑

有千勦力氣的人長魚矯且是年少手活一個人怎戰得他兩箇人過亦被沸魑搗倒長魚矯見走了卻至道不好了我追趕他去也是

三卻合當同日并命正走之間遇着胥童夷羊五引著八百甲士來到口中齊叫晉侯有旨只拿謀反卻氏不得放走了卻至見不是頭

回車轉來劈面撞見長魚矯一躍上車卻至早已心慌不及措手被長魚矯亂砍便割了頭清沸魑把卻錡卻犇都割了頭血淋淋的三

顆首級提入朝門有詩為証

無道昏君臣不良 紛紛嬖倖擅朝堂

一朝過聽纜人語 演武堂前起戰場

卻說上軍副將荀偃聞本帥卻錡在演武堂遇賊還不知何人即時駕車入朝欲奏聞討賊中軍元帥欒書不約而同亦至朝門正遇胥童引兵到來書偃不覺大怒喝曰我只道何人為亂原來是你鼠輩

禁地威嚴甲士誰敢近前還不散去胥童也不答話即呼于眾曰樂書苟偃與三郤同謀反叛隨便便壓上一句甲士與我一齊拿下重

重有賞甲士奮勇上前圍裏了書偃二人直擁至朝堂之上厲公問

長魚矯等幹事回來即時御殿看見甲士紛紛到喫了一驚聞胥童

曰罪人已誅眾軍如何不散胥童奏曰拿得叛黨書偃請主公裁決

厲公曰此事與書偃無與自是長魚矯跪至曰侯滕前密奏曰樂

郤同功一體之人苟偃又是郤錡部將三郤被誅樂苟二氏必不自

安不久將有為郤氏復仇之事主公今日不殺二人朝中不得太平

即使并殺樂偃道厲公曰一朝而殺三卿又波及他族寡人不忍也

乃恕書偃無罪還復原職書偃謝恩回家長魚矯嘆曰君不忍二人

二人將忍于君矣即時逃奔西戎去了厲公重賞甲士將三郤刀首

號令朝門三日方聽收葬其郤氏之族在朝為官者姑免死罪盡罷

歸田以胥童為上軍元帥代郤錡之位以夷羊五為新軍元帥伐郤

犇之位以清沸噍為新軍副將代郤至之位曰公子熊茂釋放回國

苟童既在卿列樂書苟偃羞與同事每每稱病不出胥童恃曰侯之

寵不以為意一日厲公同胥童出遊于嬖臣匠麗氏之家家在太陰

山之南離絳城二十餘里三宿不歸苟偃私謂樂書曰君之無道子

所知也吾等稱疾不朝目下雖得苟安他日胥童等見疑復誣我等

以怨望之名恐三郤之禍終不能免不可不慮也慮得是總之小人

曰樂書曰然則如何苟偃曰大臣之道社稷為重君為輕今百萬之

眾在子掌握若行不測之事別立賢君誰敢不從樂書曰事可必濟

乎苟偃曰龍之在淵沒人不可窺也及其離淵就陸童子得而制之

君遊于匠麗氏三宿不反此亦離淵之龍矣倘何疑哉可見晉侯若

仰及于難樂書嘆曰吾世代忠于國家今日為社稷存亡出此不得

已之計後世必議我為弒逆我亦不能辭矣乃商議忽稱病愈欲見
 侯議事預使牙將程滑將甲士三百人伏于太陰山之左右二人
 到匠麗氏謁見厲公奏言主公棄政出遊三日不歸臣民失望臣等
 特來迎駕還朝厲公被強不過只得起駕胥童前導書偃後隨行至
 太陰山下一聲砲響伏兵齊起程滑先將胥童砍死厲公大驚從車
 上例跌下來書偃分付甲士將厲公拿住屯兵于太陰山下囚厲公
 于軍中樂書曰范即士韓二氏將來恐有異言宜假君命以召之荀
 偃曰善乃使飛車二乘分召士句韓厥二將使者至士句之家士句
 同主公召我何事使者不能答句曰事可疑矣即遣心腹左右打探
 韓厥行否韓厥先以病辭句曰智者所見畧同也樂書見句厥俱不
 至問荀偃此事如何偃曰子已騎虎背尚欲下耶樂書點頭會意是
 夜命程滑獻醢酒于厲公公飲之而薨即于軍中殯殮葬于翼城東

門之外士句韓厥驟聞君薨一齊出城奔喪亦不問君死之故葬事

既畢樂書集諸大夫共議立君

以殺嬖臣可也囚君弒君則太甚矣
 即慮晉厲復有後禍逐之而別立君

立孫周此乃識也靈公死于桃園而襄遂絕後天意有在當往迎之

羣臣皆喜樂書乃遣荀瑩如京師迎孫周為君周是時十四歲矣生

得聰穎絕人志畧出眾見荀瑩來逆問其備細即曰辭了單襄公同

荀瑩歸行至地名清原樂書荀偃士句韓厥一班卿大夫齊集迎

接孫周開言曰寡人羈旅他邦且不指望還鄉豈望為君乎但所貴

為君者以命令所自出也若以名奉之而不遵其命不如無君矣卿

等肯用寡人之命只在今日如其不然聽卿等更事他人孤不能擁

空名于上為州蒲之續也說的慷慨烈切中要
 害便知必有過人之才樂書等俱戰慄再

拜曰羣臣願得賢君而事敢不從命既退樂書謂諸臣曰新君非舊

比也當以小心事之

只是自家更要小心

孫周進了絳城朝于太廟嗣晉侯之

位是爲悼公卽位之一日卽命責夷羊五清沸魑等逢君之惡之罪

命左右推出朝門斬之

殺得大是只是樂偃當日既殺骨童而却又留着這幾個何也

其族俱逐

出境外又將厲公之死坐罪程滑磔之于市赫得樂書終夜不寐次日卽告老致政薦韓厥以自代未幾驚憂成疾而卒悼公素聞韓厥之賢拜爲中軍元帥以代樂書之位韓厥托言謝恩私奏于悼公曰臣等皆賴先世之功得侍君左右然先世之功無有大于趙氏者哀佐文公盾佐襄公俱能輸忠竭悃取威定伯不幸靈公失政寵信奸臣屠岸賈謀殺趙盾出奔僅免靈公遭兵變被弒于桃園景公嗣立復寵岸賈岸賈欺趙盾已死假稱趙氏弒逆追治其罪滅絕趙宗臣民憤怨至今不平天幸趙氏有遺孤趙武尙在主公今日賞功罰罪大修國政旣已正夷羊五等之罰豈可不追錄趙氏之功乎悼公曰

此事寡人亦聞先人言之今趙氏何在韓厥對曰當時岸賈索趙氏

孤兒甚急趙之門客曰公孫杵臼程嬰杵臼假抱遺孤甘就誅戮以

脫趙武程嬰將武藏匿于孟山今十五年矣悼公曰卿可爲寡人召

之韓厥奏曰岸賈尙在朝中主公必須祕密其事情公曰寡人知之

矣韓厥辭出宮門親自駕車往迎趙武于孟山程嬰爲御當初從故

絳城而出今日從新絳城而入城郭俱非感傷不已韓厥引趙武入

內宮朝見悼公韓公匿于宮中詐稱有疾明日韓厥率百官入宮問

安屠岸賈亦在悼公曰卿等知寡人之疾乎只爲功勞簿上有一件

事不明以此心中不快耳諸大夫叩首問曰不知功勞簿上那一件

不明悼公曰趙衰趙盾兩世立功于國家安忍絕其宗祀眾人齊聲

應曰趙氏滅族已在十五年前今主公雖追念其功無人可立悼公

卽呼趙武出來遍拜諸將曰此位小郎君何人韓厥曰此所謂

孤兒趙武也向所誅趙孤乃門客程嬰之子也屠岸賈此時魂不附體如痴醉一般拜伏于地上不能措一詞悼公曰此事皆岸賈所為今日不族岸賈何以慰趙氏冤魂于地下叱左右將岸賈擲出斬首卽命韓厥趙武領兵圍屠岸賈之宅無少者皆殺之趙武請岸賈之首祭于趙朔之墓國人無不稱快潛淵咏史詩曰

岸賈當時滅趙氏

今朝趙氏滅屠家

只爭十五年前後

怨怨仇仇報不差

晉悼公既誅岸賈卽召趙武於朝堂加冠拜爲師寇以代岸賈之職以前田祿悉給還之又聞程嬰多義欲用爲軍正嬰曰始吾不死者以趙氏孤未立也今已復官報仇矣豈可自貪富貴令公孫杵臼獨死吾將往報杵臼于地下遂自刎而亡趙武撫其屍痛哭請于晉侯殯殮從厚與公孫杵臼同墓于雲中山在太原府忻州謂之二義塚趙服齊

資衰

音

三年以報其德

趙氏好人

有詩爲証

陰谷深藏十五年

勝中兒報祖宗冤

程嬰杵臼稱雙義

一死何須問後先

再說悼公既立趙武遂召趙勝于家復以邯鄲畀之又大正羣臣之位賢者尊之能者使之錄前功赦小罪百官濟濟各稱其職且說幾個有名的官員

韓厥爲中軍元帥

荀偃副之

荀偃爲上軍元帥

士魴副之

欒黶爲下軍元帥

士魴少子副之

趙武爲新軍元帥

魏相副之

祁奚爲中軍尉

羊舌職副之

魏絳爲中軍司馬

士軍中賞

張老為候奄

主侯之事

韓厥

掌公族大夫

土族子弟

士渥濁為太傅

主輔導之職

賈辛為司空

樂糾為親軍戎御

荀賓為車右將軍

程鄭為贊僕

主乘馬之事

鐸盪為輿尉

籍偃為輿司馬

百官既具大修國政蠲逋薄斂濟乏省役振廢起滯恤鰥寡百姓

大悅宋諸國聞之莫不來朝內修而外自服惟有鄭成公因王

為他射損其目感切于心不肯事晉楚共王聞厲公被弑喜形于色

正思為復仇之舉又聞新君嗣位賞善罰惡用賢圖治朝廷清肅內

外歸心伯業將復興不覺喜變為愁即召羣臣商議要得擾亂中原

使晉不能成伯不思自修國政只圖擾亂他人是甚麼好算謀令尹嬰齊束手無策公子王

夫進曰中國惟宋爵尊國大况其國介于晉吳之間今欲擾亂晉伯

必自宋始今宋大夫魚石向為人讎朱向宋魚府五人與右師華元

相惡見今出奔在楚若資以兵力用之伐宋取得宋邑即以封之此

以敵攻敵之計晉若不救則失諸侯矣若救宋必攻魚石我坐而觀

其成敗亦一策也將雖未將兵却仍是楚兵如何說坐觀成敗共王乃用其謀即命子大

為大將用魚石等為向導統大軍伐宋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

解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肆敵

偃陽城三將鬪力

魚石等五人叛主希榮乃卒不爲百姓所與可見做事不合天理便自然不合人心也

晉之謀鄭可謂甚難城戍虎牢導吳伐楚謀鄭之善計也而一出于魯大夫一出于楚降臣晉國君臣不疑不忌而遂行之竟以得鄭可見剛愎自用者不足以有爲也

舉薦仇人人情所難舉薦己子人情所避祁奚兩舉都不在人意料之中只是看得道理透彼故能無所沾滯耳

魏絳和戎之議實是利害分明後世言和戎者無不托名于絳不知因彼之畏服而來求和則可保中國之安若主和之議出于我則起四夷輕慢之心不特和不能成卽幸而成亦必不能持久也

鄭髡頑心高氣傲不禮于貴戚長行之卿自是取禍之道但六卿挾長而不敬其君又不顧國家之利害豈是良善之人至于以柱玉待于境上晉來則從晉楚來則從楚這便是小孩子爭鬪一般無信無義豈復有爲國之體哉

魏絳之執法不私羊舌職之知賢善料士魴張老之爲國惜才不避朋黨之嫌都是君子之選至晉悼之勇于悔過乃至跣足以走此其賢達豈尋常之賢達哉一時君臣于此何患伯業不興

國有勇將國之所以強也觀偃陽之役魯文三將皆可謂神勇而魯竟不能自強者則以無賢才之士爲之謀計也嗚乎謀計之才固不重歟

話說周簡王十三年夏四月魯共王用右尹壬夫之計親統大軍同

鄭成公伐宋以魚石等五大夫為嚮導攻下彭城今徐州縣使魚石等據之留下三百乘屯成其地共王謂五大夫曰晉方通與為難而彭城乃與晉往來之徑今留重兵助汝進戰則可以割宋國之封退守亦可以絕與晉之使楚人頗亦能謀若非晉力汝宜用心任事勿負寡人之托共王歸是冬平公使大夫老佐帥師圍彭城魚石統戌卒迎戰為老佐所敗令尹嬰齊聞彭城被圍引兵來救老佐恃勇輕敵深入軍中箭而亡嬰齊遂進兵侵宋平公大懼使右師華元至告急韓厥言于悼公曰昔文公之伯自救始興衰之機在此一舉不可以不動也乃大發使徵兵于諸侯悼公親統大將韓厥荀偃欒黶等先屯于台谷嬰齊聞晉兵大至乃班師歸晉簡王十四年悼公帥宋魯衛晉兵入國之兵進圍彭城宋大夫向戌使士率登轎車向城上四面呼曰魚石等皆君之賊天理不容

今晉統二十萬之眾蹂破孤城寸草不留汝等若知順逆何不擒逆賊來降免使無辜被戮如此傳呼數遍彭城百姓聞之皆知魚石理虧理之一字是敘事根本理虧矣安望其事之不敗乎開門以納晉師時成雖眾魚石等不加優恤莫肯効力晉悼公入城成卒俱奔散韓厥擒魚石欒黶荀偃擒魚府宋向戌擒向為人向晉仲孫蔑擒鱗朱各解到晉悼公處獻功悼公命將五大夫斬首安置其族于河東壺邱之地遂移師問罪于鄭楚右尹壬夫侵宋以救鄭諸侯之師還救宋因各散歸是年周簡王崩世子泄心即位是為靈王靈王自始生時口上便有髭鬚故周人謂之髭王亦是髭王元年夏鄭成公疾篤謂上卿公子駢曰君以救鄭之故矢集于日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死後諸卿切勿背楚楚不怨晉人豈得甘心不為子孫國家囑罷遂薨公子駢等奉世子髡頊即位是為僖公晉悼公以鄭人未服大合諸侯于戚衛以

謀之魯大夫仲孫蔑獻計曰鄭地之儉莫如虎牢即虎牢關在開封府汜水縣

楚鄭相通之要道也誠築城設關留重兵以備之鄭必從矣通其相

而後可以離其交此即楚成彭城之主意也楚無益而降將巫臣鄭請成者吳無所事于晉而鄭則尚借力于楚者也

獻計曰吳與楚一水相通自臣往歲聘吳約與攻楚吳人屢次侵擾

楚屬楚人苦之今莫若更遣一介導吳伐楚東苦吳兵安能北與

我爭鄭乎敵其力而圖之符悼公兩從之時齊靈公亦遣世子光

同上卿崔杼來會所聽晉之命悼公乃合九路諸侯兵力大城虎牢

增置墩臺大國抽兵千人小國五百三百共守其地鄭僖公果然恐

懼始行成于晉悼公乃還時中軍尉祁奚年七十餘矣告老致政

悼公問曰孰可以代卿者奚對曰莫如解狐解揚悼公曰聞解狐卿

之仇也何以舉之奚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仇也昔舉仇人悼公乃

召解狐未及拜官狐已病死悼公復問曰解狐之外更有何人奚對

曰其次莫如午悼公曰午非卿之子耶奚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

也這等人今人頗多然却悼公曰今中軍尉副羊舌職亦死卿為我

并擇其代奚對曰職有二子曰赤曰盼二人皆賢惟君所用悼公從

其言以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副之諸大夫無不悅服話分兩頭再

說巫臣之子巫狐庸奉晉侯命如吳見吳王壽夢吳本伯簡壽夢

兵伐楚壽夢許之使世子諸樊為將治兵于江口早有謀人報入楚

國令尹嬰齊奏曰吳從未至楚若一次入境後將復來不如先

期伐之共王以為然嬰齊乃大閱舟師簡精卒二萬人繇大江襲破

鳩茲吳邑今遂欲順流而下驍將鄧廖進曰長江水溜進易退難小

將願率一軍前行得利則進失利亦不至于大敗計亦未嘗不是奈

元帥屯兵于郝山磯相機觀變可以萬全亦未必嬰齊然其策乃選

組甲三百人被練袍者三千人皆氣強力大一可當十者大小舟共

百艘一聲炮響船頭望東進發早有哨舡探知鳩茲失事來報世子諸樊諸樊曰鳩茲既失諸樊兵必乘勝東下宜預備之乃使公子夷昧

帥舟師數十艘於東西梁山誘敵公子餘祭祭音載伏兵於采石港

鄧廖兵過郝山磯望梁山有兵船奮勇前進夷昧略戰即佯敗東走

鄧廖追過采石磯遇諸樊大軍方接戰未十餘合采石港中砲聲大

振餘祭伏兵從後來攻前後矢發如雨點鄧廖面中三矢猶拔箭力

戰亦是好漢夷昧乘艤大艦至艦上俱精選勇士以大槍亂擣敵

船船多覆溺鄧廖力盡被執不屈而死餘軍得逃者惟組甲八十被

練甲者三百人而已嬰齊懼罪方欲掩敗為功子反之事也輪到誰

知嬰世子諸樊乘勝反進兵襲嬰嬰齊大敗而回鳩茲仍復歸嬰

齊羞憤成疾未至郢都遂卒得使史臣有詩云

乘車射御教吳人從此東方起戰塵

組甲成擒名將死

當年錯著族巫臣

共王乃進右尹壬夫為令尹壬夫賦性貪鄙索賂于屬國陳成公不

能堪乃使轅僑如清塗四請服于晉悼公大合諸侯于雞澤再會

諸侯于戚吳子壽夢亦來聽好中國之勢大振楚共王怒失陳國歸

罪于壬夫殺之可惜要了許多東用其弟公子貞字子囊者代為令

尹纔殺了一個口袋又大閱師徒出車五百乘伐陳時陳成公午已

薨世子弱嗣位是為哀公懼楚兵威復歸附于楚可謂不悼公聞

之大怒欲起兵與楚爭陳忽報無終國君嘉父名遣大夫孟樂至晉

獻虎豹之皮百個奏言山戎諸國自楚桓公征服一向平靖近因楚

秦微弱山戎窺中國無伯復肆侵掠寡君聞晉君精明將紹桓文之

業因此宣晉威德諸戎情願受盟畢竟是晉果有威德方纔可以聲

何也人奉因此寡君遣微臣奏聞惟賜定奪悼公集諸將商議皆曰戎

狄無親不如伐之昔者桓公之伯先定山戎後征荆楚政以豺狼之性非兵威不能制也負固不服伐之可也既願受盟而復伐之則可笑矣司馬魏絳獨曰不

可今諸侯初合大業未定若興兵伐戎國兵必乘虛而生事諸侯必叛國而朝國夫夷狄禽獸也諸侯兄弟也今得禽獸而失兄弟非策也悼公曰戎可和乎魏絳對曰和戎之利有五戎與國鄰其地多曠

賤士貴貨我以貨易土可以廣地利一也侵掠既息邊民得安意耕種其利二也以德懷遠兵車不勞其利三也戎狄事國四鄰振動諸侯畏服其利四也我無北顧之憂得以專意于南方其利五也五利

的當不易有此五利君何不從悼公大悅即命魏絳為和戎之使同血樂

先至無終國與國王嘉父商議停當嘉父乃號召山戎諸國並至無終歃血定盟方今國侯嗣伯主盟中華諸戎願奉約束捍衛北方不

侵不叛各保安寧如有背盟天地不佑諸戎受盟各各歡喜以上儀

獻魏絳絳分毫不受諸戎相顧曰上國使臣廉潔如此倍加敬重可以德化魏絳以盟約回報悼公悼公大悅時國令尹公子貞已得

穎水而來國僖公髡頑大懼集六卿共議那六卿公子駢字子駟公

子發字子國公子嘉字子孔三位俱穆公之子於僖公為叔祖輩公

孫輒字子耳乃公子去疾之子公孫蔓字子蟠乃公子偃之子公孫

舍之字子展乃公子喜之子三位俱穆公之孫襲父爵為卿于僖公為叔輩這六卿都是尊行素執國政僖公髡頑心高氣傲此四字便是壞事

之不堪加禮以此君臣積不相能上卿公子駢尤為柄鑿今日會議之際僖公主意欲堅守以待國救公子駢開言曰諺云遠水豈能救近火不如從國僖公曰從國則國師又至何以當之公子駢對曰國

與國誰憐我者我亦何擇于二國惟強者則事之今後請以犧牲玉

帛待于境外楚來則盟晉來則盟晉兩雄並爭必有大屈強

弱既分吾因擇強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僖公不從其計曰如駟言

朝朝夕待盟無寧歲矣說得欲遣使來援于晉諸大夫懼違季子駢

之意莫肯往者畏臣而不信其君鄭僖公發憤自行是夜宿于驛舍

公子駢使門客伏而刺之弒君如此其易托言暴疾立其弟嘉為君

是為簡公使人報趙曰從晉皆髡頑之意令髡頑已死願聽盟罷兵

趙公子貞受盟而退晉悼公聞鄭復從趙乃問于諸大夫曰今鄭

俱叛伐之何先荀營對曰陳國小地偏無益于成敗之數鄭為中國

之樞自來圖伯必先服鄭寧失十陳不可失一鄭也韓厥曰于羽荀

識見明決能定鄭者必此人臣力衰智耄願以中軍斧鉞讓之得

而讓既利國家而已亦悼公不許厥堅請不已乃從之韓厥告老致

政荀營遂代為中軍元帥統大軍伐鄭兵至虎牢鄭人請盟荀營許

之比及晉師退施楚共王親自伐鄭復取成而歸悼公大怒問于諸

大夫曰鄭人反覆兵至則從兵撤復叛今欲得其堅附當用何策荀

營獻計曰晉所以不能收鄭者以趙人爭之甚力也今欲收鄭必先

敝趙與敝趙必用以逸待勞之策悼公曰何謂以逸待勞之策荀營

對曰兵不可以數動數動則疲諸侯不可以屢勤屢勤則怨得其內

疲而外怨以此禦趙臣未見其勝也臣請舉四君之眾分而為三將

各國亦分派配搭每次只用一軍更番出入趙進則我退趙退則我

復進以我之一軍牽趙之全軍彼來戰不得求息又不得我無暴骨

之凶彼有道塗之苦我能亟往彼不能亟來如是而趙可疲鄭可困

也悼公曰此計甚善真是善計韓厥即命荀營治兵于曲梁晉地三

分四軍定更番之制荀營登壇出令壇上豎起一面杏黃色大旆上

寫中軍元帥智他本荀氏為何却寫智字因荀營荀偃叔侄同為大

將軍中一姓嫌無分別營父荀首食采于智地偃父荀庚自晉作三行時會為中行將軍故又以智氏中行氏別之自此荀營號為智營荀偃號為中行偃軍中耳目就不亂了這都是荀營的法度壇下分立三軍

第一軍上軍元帥荀偃代智營副將韓起代荀營魯曹邾三國以兵從

中軍副將范匄接應范匄即士匄別于上氏以范為氏

第二軍下軍元帥欒黶副將士魴齊滕薛三國以兵從中軍上大

夫魏頡接應

第三軍新軍元帥趙武副將魏相宋衛鄭三國以兵從中軍下大

夫荀會接應

荀營傳令第一次上軍出征第二次下軍出征第三次新軍出征中軍兵將分配接應周而復始但取盟約歸報便算有功更不許與

兵交戰只是邀其奔走以敵之而不與之戰以全我之兵力真是好算計公子楊于乃悼公之同母

弟年方一十九歲新拜中軍戎御之職血氣方剛未經戰陣聞得治

兵伐鄭磨拳擦掌巴不得獨當一隊立刻上前廝殺少年不可與共事只為其喜事

而不識深謀耳不見智營點用心中一股脫氣按納不往遂自請為先鋒願

效死力只用了他便又是一個先殺了智營曰吾今日分軍之計只要速進速退不

以戰勝為功分派已定小將軍雖勇無所用之楊于固請自效荀營

曰既小將軍堅請權于荀大夫部下接應新軍楊于又道新軍派在

第三次出征等待不及求撥在第一軍部下智營不從楊于恃自家

是晉侯親弟徑將本部車卒自成一隊列于中軍副將范匄之後恃貴

驕恣最是壞事司馬魏絳奉將令整肅行伍見楊于越次成列即鳴鼓告于

眾曰楊于故違將令亂了行伍之序論軍法本該斬首念是晉侯親

弟姑將僕御代戮以肅軍政即命軍校擒其御車之人斬之這個人死得甚

沒來由只等揚子罪過懸首壇下軍中肅然楊子素驕貴自恣不知軍法見御

人被戮赫得魂不附體十分懼怕中又帶了三分羞三分惱當下駕車馳出軍營逕奔

悼公之前哭拜于地訴說魏絳如此欺負人無顏見諸將之面悼公愛弟之心不暇致詳遂拂然大怒曰魏絳辱寡

人之弟如辱寡人必殺魏絳不可縱也豈竟不第到兵法乎若無賢臣之諫豈竟真以魏絳為戮

乎可見盛怒之下必須三思也乃召中軍尉副羊舌職往取魏絳羊舌職入宮見悼

公曰絳志節之士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軍事已畢必當自來謝

罪不須臣往頃刻間魏絳果至右手仗劍左手執書將人朝待罪至

午門聞悼公欲使人取已遂以書付僕人令其申奏便欲伏劍而死

只見兩位官員喘吁吁的奔至乃是下軍副將士魴主侯大夫張老

見絳欲自刎忙奪其劍曰某等聞司馬入朝必為楊公子之事所以

急趨而至欲合詞稟聞主公不識司馬為何輕生如此魏絳具說

侯大夫羊更夫之意二人曰此乃國家公事司馬奉法無私何必自

喪其身不須令僕上書某等願代為啟奏三人同至公門士魴張老

先入請見悼公皇上魏絳之書悼公啟而覽之略云

君不以臣為不肖使承中軍司馬之職臣聞三軍之命繫于元帥

元帥之權在乎命令有令不遵有命不用此河曲之所以無功邲

城之所以致敗也臣戮不用命者以盡司馬之職臣自知上觸介

弟罪當萬死請伏劍于君側以明君侯親親之誼

悼公讀罷其書急問士魴張老曰魏絳安在魴等答曰絳懼罪欲自

殺臣等力止之見在宮門待罪悼公悚然起席不暇穿履遂跣足步

出宮門執魏絳之手虧有此一舉所以終是賢君曰寡人之言兄弟之情也子之

所行軍旅之事也寡人不能教訓其弟以犯軍刑過在寡人于卿無

與卿速就職羊舌職在旁大聲曰君已恕絳無罪絳宜退魏絳乃叩

謝不殺之恩羊舌職與士魴張老同時稽首稱賀曰君有奉法之臣如此何患伯業不就又是賢臣舉動不四人辭悼公一齊出朝悼公回宮大罵楊子不知禮法幾陷寡人于過殺吾愛將使內侍押往公族大夫韓無忌處學禮三月方許相見楊子含羞鬱鬱而去髯翁有詩云

軍法無親敢亂行

中軍司馬面如霜

悼公伯志方磨勵

肯使忠臣劍下亡

智營定分軍之令方欲伐鄭廷臣傳報宋國有文書致來悼公取覽乃是鄭鄭二國相比屢屢興兵侵掠宋境以偃陽國名姪姓子爵在兖州嶧縣西南為東道以此告急上軍元帥荀偃請曰楚得陳而復侵宋意在與爭伯也偃陽為楚伐宋之道若與師先向偃陽可一鼓而下前彭城之圍宋向戌有功因封之以為附庸使斷楚道亦一策也智營曰

偃陽雖小其城甚固

老成之見一料便着

若圍而不下必為諸侯所笑中軍副

將士句曰彭城之役我方伐鄭楚則侵宋以救之虎牢之役我方平

鄭楚又侵宋以報之今欲得鄭非先為固宋之謀不可偃言是也荀

營曰二了能料偃陽必可滅乎

儘他一句便伏後日使他更推不得

荀偃士句同聲應

曰都在小將二人身上如若不能成功甘當軍令悼公曰伯游

偃之伯暇

士句

助之何憂事不濟乎

豈知後日幾乎不妥

乃發第一軍往攻偃

陽魯曹邾三國皆以兵從偃陽大夫姪班獻計曰魯師營于北門我

偽啟門出戰其師必入攻俟其半入下懸門以截之魯敗則曹邾必

懼而魯之銳氣亦挫矣

策亦可用只是遇得對頭不巧耳

偃陽子用其計却說魯將

孟孫蔑

即仲孫蔑

率其部將叔梁紇

孔子父

秦董父狄虎

音西

彌等攻西門只

見懸門不閉董父同虎彌持勇先進

兵臨城下而門不閉事原叔梁可疑三將之進未免肉奔

紇繼之忽聞城上豁喇一聲將懸門當著叔梁紇頭頂上放將下來

統卽投戈于地舉雙手把懸門輕輕托起後軍就鳴金起來董父虎
彌二將恐後隊有變急忙回身城內鼓角大振玃玃引着大隊人馬
尾後追逐望見一大漢手托懸門以出軍將玃玃大駭想道這懸門
自上放下不是千斤力氣怎抬得住若闖出去反被他將門放下可
不利害且自停車觀望叔梁紇待晉軍退盡大叫曰魯國有名上將
叔梁紇在此有人要出城的趁我不會放手快些出去城中無人敢
應玃玃挽弓搭箭方欲射之叔梁紇把雙手一掀就勢撒開那懸門
便落了開口紇回至本營謂董父虎彌曰二位將軍之命懸於我之
兩腕也有得他董父曰若非鳴金吾等已殺入偃陽城成其大功矣
這句話虎彌曰只看明日我要獨攻偃陽顯得魯人本事至次日孟
便勉強孫廉整隊向城下搦戰每百人爲一隊狄虎彌曰我不要人幫助只
單身自當一隊足矣乃取大車輪一個以堅甲蒙之緊緊束縛左手

執以爲櫓

俗名

右握大戟跳躍如飛偃陽城上望見魯將施逞勇力

乃懸布于城下叫曰我引汝登城誰人敢登方見真勇言猶未已

軍隊中一將出應曰有何不敢此將乃秦董父也卽以手牽布左右

更換須臾盤至城堞偃陽人以刀割斷其布董父從半空中踢將下

來偃陽城高數仞八尺若八尺是別人這一跌縱然不死也是重傷董父

全然不覺城上布又垂下問道再敢登麼董父又應曰有何不敢手

借布力騰身復上又被偃陽人斷布撲地又一大跌纔爬起來城上

布又垂下問道還敢不敢董父聲愈厲答曰不敢不算好漢挽布如

前偃陽人看見董父再墜再登全無畏懼到着了忙急割布時已被

董父撈著一人望城下一摔跌個半熟全虧此一着不然被跌董父

亦隨布墜下又向城上叫道你還敢懸布否城上應曰已知將軍神

勇不敢復懸矣怕又被他撈董父遂取斷布三截遍示諸隊眾人無

不吐舌孟孫茂嘆曰詩云有力如虎此三將足當之矣班見將
兇猛一個賽一個遂不敢出戰分付軍民竭力固守各軍自夏四月
丙寅日圍城至五月庚寅凡二十四日攻者已倦應者有餘攻者勞守者逸
一定之理也忽然天降大雨平地水深三尺軍中驚恐不安荀偃士句慮
水患生變同至中軍來稟習請示班師不知習營肯聽從否再看
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

孫林父因歌逐主

偃陽之役當初智罃不欲來是智罃老成處至荀偃士句之請
班師却亦是二人老成處蓋知難而退全軍而歸猶不至于大
損也若竟淫雨不止三水泛漲雖七日之期其能待乎進既不

能退又不可偃陽人因而乘之其禍為不小矣故荀罃一怒雖
得偃陽乃幸而成功不如班師之為穩也但荀罃亦才智之將
何以見不及此豈明于天文而知雨之不久或明于地利而知
水之不足為殃抑知二子之力必能得之于偃陽故以一怒堅
其心而作其氣耶

鄭為晉楚同爭之國然晉近而楚遠其勢固已不如晉矣况晉
以更番之法困之楚之不能與晉爭也固也但撤戍推誠一事
却是晉悼賢明識度開濶處非庸君之所及

寧可虛位以待人不可以人而濫位二語非特一人一時之言
即為天下萬世祿位之章程可也近世濫位者甚多吾安能起
晉悼而酌之

三軍雖并建三帥而中軍之帥實又為三軍之主故曰元帥元

帥出令苟非有損于國家貽禍于軍行雖或不當亦非他帥之所得倚也械林之役或欲東歸或欲赴秦梗令之二人皆出于欒氏驕橫已甚故不旋踵而族滅其機已兆于此矣

衛獻放恣悖亂全無法度紀剛已有敗亡之道矣况有公孫剽之虎視耽耽耶

信者人之所以交人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可或違也飲食雖小事然已與人約而忘之其棄信爲已甚矣衛獻之不以爲意亦挾君而欺臣耳豈知作難之時固不得復論君臣之分乎豈可以爲人之棄信者戒

話說晉及諸侯之兵圍了偃陽城二十四日攻打不下忽然天降大

雨平地水深三尺荀偃士匄二將慮軍心有變同至中軍來稟智縈

日本意謂城小易克今圍久不下兵難遙度二卿天降大雨又時當

夏令水潦將發泡水在西薛水在東澗水在東北三水皆與泗水相

通萬一連雨不止三水橫溢恐班師不便果如其言豈特班師不便而已耶不如暫

歸以俟再舉智縈大怒取所凭之几向二將擲之罵曰老夫可會說

來城小而固未易下也豎子自任可滅在晉侯面前一力承當牽帥

老夫至于此地攻圍許久不見尺寸之效偶然天雨便欲班師來繇

得你去繇不得你今限汝七日之內定要攻下偃陽若還無功照軍

令狀斬首軍令如山速去勿再來見二將嚇得面如土色喏喏連聲

而退謂本部軍將曰元帥立下嚴限七日若不能破城必取吾等之

首今我亦與爾等立限六日不能破城先斬汝等鸞翎扇層層相壓自是有苦難伸

然後自到以申軍法眾將皆面面相覷偃匄曰軍中無戲言吾二人

當親冒矢石晝夜攻之有進無退約會曹曹三國一齊并力時水

勢稍退伴天之幸乎抑智營先已料之乎偃匄乘輶車身先士卒城上矢石如雨全

東周刊國志

然不避自庚寅日攻起至甲午日城中矢石俱盡荀偃附堞先登士
句繼之各國軍將亦乘勢蟻附而上妘班巷戰而死智罃入城偃陽
君率羣臣迎降于馬首智罃盡收其族留于中軍計攻城至城破之
日纔五日耳若非智罃發怒此舉無功矣偃陽雖有地利終不及晉之人和為得力也 髡
翁有詩云

仗鉞登壇無地天

偏裨何事敢侵權

一人投几三軍懼

不怕隆城鐵石堅

時悼公恐偃陽難下復挑選精兵二千人前來助戰行至是邱地衛地
智罃已成大功遂遣使至宋以偃陽之地封宋向戌向戌同宋平公
親至楚邱來見晉侯向戌辭不受封悼公乃歸地于宋公宋衛三軍
各設享款待晉侯智罃述晉三將之勇悼公各賜車服乃歸悼公以
偃陽子助楚廢為庶人選其族人之賢者以主妘姓之祀居于霍城

其秋荀會卒悼公以魏絳能執法使為新軍副將伐荀會以張老為司

馬代魏是冬第二軍代鄭屯于牛首鄭地名復添虎牢之戍適鄭人尉

止作亂殺公子騂公子發公子轍于西宮之朝駟之子公孫夏字子

西發之子公孫僑字子產各帥家甲攻賊賊敗走北宮公孫薑亦率

眾來助遂盡誅尉止之黨立公子嘉為上卿欒黶請曰鄭方有亂必

不能戰急攻之可拔也智罃曰乘亂不義命緩其攻春秋時去古未遠或此等處猶

有淳厚之風後世若持此論則鮮有不以為迂者矣公子嘉使人行成智罃許之比及趙公子

貞來救鄭則晉師已盡退矣鄭復與晉盟傳稱晉悼公三駕復趙此

乃三駕之一周靈王九年事也明年夏晉悼公以鄭人未服復以第

三軍伐鄭宋向戌之兵先至東門衛上卿孫林父帥師同鄭人屯于

北鄙晉下軍元帥趙武等營于西郊之外荀罃帥大軍自北林地在

府尉而西楊兵于鄭之南門約會各路軍馬同日圍鄭鄭君臣大懼

又遣使行成荀瑩又許之乃退師于**宋**地**鄭**簡公親自毫城之北大
犒諸軍與荀瑩等歃血爲盟鄭國此時只如兒戲雖可憐實可笑**晉****宋**各軍方散此乃

三駕之二**楚**共王大怒使公子貞往**秦**借兵約共伐**鄭**時**秦**景公桓
子之妹嫁爲**楚**王夫人兩國有姻好乃使大將羸詹帥三百乘助戰

共王親帥大軍望滎陽進發曰此番不滅**鄭**誓不班師却說**鄭**簡公

自毫城北盟**晉**而歸逆知**楚**軍旦暮必至大集羣臣計議諸大夫皆

曰方今**晉**勢強盛**楚**不如也但**晉**兵來甚緩去甚速兩國未嘗見個

雌雄所以交爭不息若**晉**肯致死于我**楚**力不逮必將避之從此可

專事于**晉**矣公孫舍之獻策曰欲**晉**致死于我莫如怒之欲激**晉**之

怒莫如伐**宋****宋**與**晉**最睦我朝伐**宋****晉**夕伐我**晉**能驟來**楚**必不退

我乃得有詞于**楚**也舍之主意從**晉**自是正論其論**晉**楚強弱與致之之法亦可謂有才諸大夫皆曰

此計甚善正計議間諜人探得**楚**國借兵于**秦**的消息來報公孫舍

之喜曰此天使我事**晉**也眾人不解其意舍之曰**秦****楚**交伐**鄭**必重

困乘其未入境當往迎之因導之使回伐**宋**國一則免**楚**之患二者

激**晉**之來豈非一舉兩得**鄭**簡公從其謀即命公孫舍之乘單車星

夜南馳濟了潁水行不一舍正遇**楚**軍公孫舍之下車拜伏于馬首

之前**楚**共厲色問曰**鄭**反覆無信寡人正來問罪汝來却是何意舍

之奏曰寡君懷大王之德畏大王之威所願終身宇下豈敢離邊無

奈**晉**人暴虐與**宋**合兵侵擾無已寡君懼社稷顛覆不能事君姑與

之合以退其師**晉**師既退仍是大王貢獻之邑也恐大王未鑒敝邑

之誠特遣下臣奉迎布其心腹大王若能問罪于**宋**寡君願執鞭爲

前部稍効犬馬以明誓不相背之意共王迴噴作喜曰汝君若從寡

夫伐**宋**寡人又何說乎舍之又奏曰下臣東裝之曰寡君已悉索敝

賦俟大王于東鄙不敢後也共王曰然雖如此但**秦**庶長約在滎陽

城下相會須與同事方可舍之復奏曰雍州遼遠必越晉過周方能

至鄭大王遣一介之使猶可及止以大王之威楚兵之勁何必借助

于西戎哉候秦兵之至必要遷延時日舍之本意只欲速晉之來故不欲楚之待秦也共王悅其言果使

人辭謝秦師遂同公孫舍東行及有莘之野鄭簡公帥師來會遂

同伐宋國大掠而還宋平公遣向戌如晉訴告楚連兵之事悼公

果然大怒即日便欲興師此番又輪該第一軍出征了智罃進曰楚

之借師于秦者正以連年奔走道路不勝其勞也我一歲而再伐楚

其能復來乎此番得鄭必矣當示以強盛之形堅其歸志悼公曰善

乃大合宋魯衛齊曹莒邾滕杞小邾各國一齊至鄭觀兵于鄭之

東門一路俘獲甚眾此師乃三駕之三也鄭簡公謂公孫舍之曰子

欲激晉之怒使之速來今果至矣為之奈何舍之對曰臣請一而求

成于晉一而使人請救于楚楚兵若能亟來必當交戰吾擇其勝者

而從之若楚不能至吾受晉盟因以重賂結晉晉必庇我又何楚之

足患乎即此可見舍之本意只簡公以為然乃使大夫伯駢行成于

欲從晉是識得大義者晉使公孫良霄公孫太宰石奩如告曰晉師又至鄭矣從者

十一國兵勢甚盛鄭亡已在旦夕君王若能以兵威懾晉孤之願也

不然孤懼社稷不保不得不即安于晉惟君王憐之恕之此語便是三分請救

七分是告絕矣楚共王大怒召公子貞問計公子貞曰我兵乍歸喘息未定

豈能復發姑讓鄭于晉後取之何患無日共王餘怒未平乃囚良霄

石奩于軍府不放歸國鬻仙有詩云

楚晉爭鋒結世仇 晉兵迭至楚兵休

行人何罪遭拘執 始信分軍是善謀

時晉軍營于蕭魚鄭東伯駢來至晉軍悼公召入厲聲問曰汝以行

成哄我已非一次矣今番莫非只是緩兵之計伯駢叩首曰寡君已

別遣行人先告絕于**楚**敢有二心乎悼公曰寡人以誠信待汝汝若再懷反覆將犯諸侯之公惡豈獨寡人汝且回去與汝君商議詳確再來回話伯駢又奏曰寡君薰沐而遣下臣實欲委國于君侯君侯勿疑悼公曰汝意既決交盟可也乃命新軍元帥趙武同伯駢入城與**鄭**簡公歃血訂盟簡公亦遣公孫舍之隨趙武出城與悼公要約是冬十二月**鄭**簡公親入**晉**軍與諸侯同會因請受歃悼公曰交盟已在前矣君若有信鬼神鑒之何必再歃大方乃傳令將一路俘獲**鄭**人悉解其縛放歸本國禁諸軍不得犯**鄭**國分毫如有違者治以軍法虎牢戍兵盡行撤去使**鄭**人自為守望此故人情所難言悼諸侯皆諫曰**鄭**未可恃也倘更有反覆重復設戍難矣悼公曰火勞苦諸國將士恨無了期今當與**鄭**更始委以腹心寡人不負**鄭**其負寡人乎乃謂**鄭**簡公曰寡人知爾苦兵欲相與休息今後從**晉**從**楚**

出于爾心寡人不強雖是知鄭此番之服已是真心然在晉悼實亦自有厭兵之意矣數語說得慷慨明烈令人可

感可簡公感激流涕曰伯君以誠待人雖禽獸可格况某猶人類敢

忘覆庇再有異志鬼神必殛簡公辭去明日使公孫舍之獻賂為謝

樂師三人女樂十六人歌鍾三十二枚罍音磬相副針指女工三十

人輦車廣車廣音曠橫陣之車也他兵車復百乘甲兵具備悼公受之以女樂

八人歌鍾十二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諸侯親附

如樂之和願與子同此樂也又以兵車三分之一賜智罍曰子教寡

人分車做楚今**鄭**人獲成皆子之功絳罍二將皆頓首辭曰此皆仗

君之靈與諸侯之勞臣等何力之有悼公曰微二卿寡人不能至此

卿勿固却乃皆拜受于是十國車馬同日班師悼公復遣使行聘各

國謝其向來用師之勞完全周密方是伯主氣象諸侯皆悅自此**鄭**國專心歸**晉**

不敢萌二三之念矣史臣有詩云

鄭人反覆似狻狙

晉伯偏將詐力鋤

二十四年歸宇下

方知忠信勝兵戈

時秦景公伐晉以救鄭敗晉師于櫟鄭地聞鄭已降晉乃還明年為周

靈王十一年吳子壽夢病篤召其四子諸樊餘祭音夷夷昧季札至床

前謂曰汝兄弟四人惟札最賢若立之必能昌大吳國我一向欲立

為世子奈札固辭不肯我死之後諸樊傳餘祭餘祭傳夷昧夷昧傳

季札傳弟不傳孫務使季札為君社稷有幸違吾命者即為不孝上

天不祐仍是太王傳言訖而絕諸樊讓國于季札曰此父志也季札

曰弟辭世子之位于父生之日肯受君位于父死之後乎兄若再遜

弟當遜之他國矣諸樊不得已乃宣明次傳之約以父命即位諸樊

公遣使弔賀不在話下又明年為周靈王十二年晉將智罃士魴魏

絳相繼而卒穆公復治兵于廩山欲使上句將中軍句新曰伯游

長乃使中行荀偃代智罃之任士魴為副又欲使韓起將上軍起

曰臣不如趙武之賢乃使趙武代荀偃之任韓起為副君尚賢而臣

君好樂屢將下軍如故魏絳為副其新軍尚無帥悼公曰寧可虛位

以待人不可以人而濫位官位自有常規人才却無定乃使其軍吏

率官屬卒乘以附于下軍諸大夫皆曰君之慎于名器如此乃各修

其職弗敢懈怠晉國大治始知後世當爵之令行復興文襄之業未

幾廢新軍并入三軍以守侯國之禮是年秋九月楚共王密薨世子

昭立是為康王吳王諸樊命大將公子黨帥師伐楚乘楚將養繇

基迎敵射殺公子黨吳師敗還可見因喪亦未必便能有功不如諸

樊遣使告敗于晉悼公合諸侯于向鄭地今開封以謀之晉大夫羊

舌肸羊舌職進曰吳伐楚之喪自取其敗不足恤也秦晉隣國世有

姻好今附楚救鄭敗我師于櫟此宜先報若伐秦有功則楚勢益孤

矣悼公以爲然使荀偃率三軍之眾同晉宋齊衛鄭曹莒邾滕薛杞
小邾十二國大夫伐**秦**晉悼公待于境上**秦**景公聞晉師將至使人
以毒藥數囊沉于涇水秦之上流魯大夫叔孫豹同晉師先濟軍士
飲水中毒多有死者各軍遂不肯濟鄭大夫公子矯帥鄭師渡涇北
宮括繼之于是諸侯之師皆進營于械林秦地秦謀報秦軍相去不遠荀
偃令各軍雞鳴駕車視我馬首所向而行既非有可謀秘計懼人之
洩漏何以忽出如此之令
難怪人之不服也下軍元帥欒黶素不服中行偃及聞令怒曰軍旅之事當
卽眾謀卽使偃能獨斷亦宜明示進退烏有使三軍之眾視其馬首
者我亦下軍之帥也我馬首欲東遂帥本部東歸從不服元帥獨不
爲國家計及軍中
之紀律計乎總是騎橫之甚副將魏絳曰吾職在從帥不敢俟中行伯矣偃字
伯游亦
隨欒黶班師早有人報知中行偃偃曰出令不明吾實有過偃見
人
令旣不行何望成功乃命諸侯之師各歸本國晉師亦還

侯之師甚眾何不申明約束別圖進取乃以一人將欒黶爲下軍戎
之故而使十二國之兵空去空來耶荀偃大錯

石獨不肯歸謂范匄之子范鞅曰今日之役本爲報**秦**若無功而返
是益恥也吾兄弟賊一人並在軍中豈可一時皆返子能與我同

赴**秦**師乎梗令的又
出在他家范鞅曰子以國恥爲念鞅敢不從乃各引本部

師入**秦**軍却說**秦**景公引大將嬴詹及公子無地帥車四百乘離械

林五十里安營正遣人探聽晉兵進止忽見東角塵頭起處一彪車

馬飛來急使公子無地率軍迎敵欒黶奮勇上前范鞅助之連刺殺

甲將十餘人秦軍披靡欲走望其後軍無繼復鳴鼓合兵圍之范鞅

曰**秦**兵勢大不可當也欒黶不聽嬴詹大軍又到欒黶復手殺數人

身中七箭力盡而死違令自專
死不足惜范鞅脫甲乘單車疾馳得免欒黶見

范鞅歸問曰吾弟何在鞅曰已沒于**秦**軍矣欒大怒拔戈直刺范

鞅不告己弟之違令輕戰
而怪他人可笑之甚鞅不敢相抗走入中軍歷隨後趕來鞅避

六其父 范匄迎謂曰女壻何怒之甚也 歷妻 樂加乃范匄之女故以

壻呼之 歷怒氣勃勃不能制大聲答曰汝子誘吾弟同入 秦師吾弟

戰死而汝子生還是汝子殺吾弟也汝必逐鞅猶可恕不然我必殺

鞅償吾弟之命 豈是對妻及 語言聲口 范匄曰此事老夫不知也今當逐之

范匄其語遂從幕後出奔 秦國 景公問其來意范鞅叙述始末

景公大喜待以客卿之禮一日問曰 君何如人對曰賢君也知人

而善任又問 大夫誰最賢對曰趙武有文德魏絳將勇而不亂羊舌

肸習于春秋 張老為信有智 祁午臨事鎮定臣父苟能識大體皆一

時之選其他公卿亦皆習于令典克守其官鞅未敢輕議也 范鞅之 對大是

得體而却無虛 美所以為賢 景公又曰然則 大夫中何人先亡鞅對曰欒氏將

先亡景公曰豈非以汰侈故乎 范鞅曰欒厲雖汰侈猶可及身其子

必不免景公曰何故 鞅對曰欒武子 樂書 字武 恤民愛士人心所歸故

雖有弑君之惡而國中不以為非戴其德也思召公者愛及甘棠况

其子乎歷若死盈之善未能及人而武之德已遠修歷之怨者必此

時矣 論報應之理雖似于 奇而實是至當不易 景公嘆曰卿可謂知存亡之故者也乃因

范鞅而通于范匄使庶長 武聘 晉以修舊好并請復范鞅之位悼

公從之 亦知范鞅 之無罪矣 范鞅歸 晉悼公以鞅及欒盈並為公族大夫且論

欒厲勿得修怨自此 通和終春秋之世不相加兵有詩為証

西隣東道世婚姻 一旦尋仇鬪日新 從來好事是和親

玉帛既通兵革偃 是年欒厲卒子欒盈代為下軍副將語分兩頭却說 獻公名衍自

周簡王十年代父定公即位因居喪不戚其嫡母定姜逆知其不能

守位 根本已差自然不能守 位定姜是有識婦人 屢屢誠諭獻公不聽及在位日益放縱

所親者無非讒諂面諛之人所喜者不過鼓樂田獵之事 沒道理人 今古

自定公之世有同母弟公子黑背怙寵專政黑背之子公孫剽嗣父

爵為大夫頗有權略權略二字正河之則為能臣邪用之則奸雄矣上卿孫林父良夫亞卿

甯殖甯俞孫甯相子見獻公無道皆與剽結交林父又暗結國為外援

作難乎內者必先結外援勢也將國中器幣寶貨盡遷于戚林父食邑地在河上使妻子居之

獻公疑其有叛心一來形迹未著二來畏其強家所以含忍不發忽

一日獻公約孫甯二卿共午餐二卿皆朝服待命于門自朝至午不

見使命來召宮中亦無一人出來二卿心疑看看日斜二卿飢困已

甚乃叩宮門請見守閤內侍答曰主公在後圃演射二位大夫若要

相見可自往也孫甯二人心中大怒乃忍飢逕造後圃望見獻公方

帶皮冠田獵之冠與射師公孫丁較射獻公見孫甯二人近前不脫皮冠

掛弓于臂而見之成個甚麼樣子問二卿今日來此何事孫甯二人齊聲答

曰蒙主公約共午餐食臣等伺候至今腹且餒矣恐違君命是以來此

獻公曰寡人貪射偶爾忘之二卿且退俟改日再約可也既疑其叛乃復慢之

而激成之何也言罷適有鴻鴈飛鳴而過獻公謂公孫丁曰與爾賭射此鴻

孫甯二人含羞而退林父曰主君耽于遊戲狎近群小全無敬禮大

臣之意我等將來必不免于禍如何甯殖曰君無道止自禍耳此句已露

紕逆安能禍人林父曰我意欲奉公子剽為君子以為何如甯殖曰

此舉甚當你我相機而動便了言罷各別林父回家飯畢連夜逕往

戚邑密喚家臣庾公差尹公佗等整頓家甲為謀叛之計遣其長子

孫蒯往見獻公探其口氣還是打探動靜孫蒯至見獻公于內朝官中假

說臣父林父偶染風疾權且在河上調理望主公寬宥獻公笑曰爾

父之疾想因過餓所致又像明白又像糊塗寡人今不敢復餓子命內行取酒

相待喚樂工歌詩侑酒太師樂工之長請問歌何詩獻公曰巧言之卒章

頗切時事何不歌之太師奏曰此詩語意不佳恐非權宴所宜此太師大

是可師曹樂工名曹喝曰主公要歌便歌何必多言極像承順原來師曹

善于鼓琴獻公使教其嬖妾嬖妾不率教師曹鞭之十下妾泣懇于

獻公獻公當嬖妾之前鞭師曹三百樂工而鞭君之嬖妾有叩打之道師曹懷恨在

心今日明知此詩不佳故意欲歌之以激孫蒯之怒遂長聲而歌曰

彼何人斯 居河之麋同 無拳無勇 職爲亂階

獻公的主意因孫林父居于河上有叛亂之形故借歌以懼之本其

強盛而未敢制却孫蒯聞歌坐不安席須臾辭去獻公曰適師曹所

歌詩以怒之何也歌子與爾父述之爾父雖在河上動息寡人必知好生謹慎將息病

體孫蒯叩頭連聲不敢而退回家述于林父林父曰主公忌我甚矣

我不可坐而待死大夫選伯玉衛之賢者若得彼同事無不濟矣和

他是賢者便自乃私至衛往見選瑗伯玉曰主公暴虐子所知也恐

然不肯同事耳有亡國之事將若之何瑗對曰人臣事君可諫則諫不可諫則去之

至當不他非瑗所知矣林父度瑗不可動遂別去殊覺多瑗即日還

易之論奔魯國林父聚徒眾于邱宮地名將攻獻公獻公懼遣使至邱宮與

林父講和何不當初莫林父殺之獻公使視得殂已戒車將應林父

矣乃召北宮括括推病不出公孫丁曰事急矣速出奔尙可求復獻

公乃集宮甲約二百餘人爲一隊公孫丁挾弓矢相從啟東門而出

欲奔齊國孫蒯孫嘉林父兄弟二人引兵追及于河澤大殺一陣二

百餘名宮甲盡皆逃散存者僅十數人而已賴得公孫丁善射矢無

虛發近者輒中箭而死保著獻公且戰且走二孫不敢窮追而反廟

好獵善此射師今日卒得其力只是纔走不上三里只見庾公差尹

當日之厚未必想到此時用之耳公佗二將引兵而至言奉相國之命務取衛侯回報孫蒯孫嘉曰有

一善射者相隨將軍可謹防之庾公差曰莫非吾師公孫丁乎原來

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又學射于公孫丁三人是一線傳授彼

此皆知其能尹公佗曰衛侯前去不遠姑且追之約馳十五里趕著了獻公因御人被傷公孫丁在車執轡回首一望遠遠的便認得是

庾公差了謂獻公曰來者是臣之弟子弟子無害師之事主公勿憂

臣且弒君豈弟子不能害師公孫丁之言殊迂然或亦素信庾差之為人耳乃停車待之庾公差既到謂

尹公佗曰此真吾師也乃下車拜見公孫丁舉手答之麾之使去庾

公差登車曰今日之事各為其主我若射則為背師若不射則又為

背主我如今有兩盡之道乃抽矢扣輪去其鏃揚聲曰吾師勿驚連

發四矢前中軾後中軫左右中兩旁單單空着君臣二人分明顯個

本事賣個人情的意思仍算狗私不辨兩盡庾公差射畢叫師傅保重喝教回

車公孫丁亦引繮而去尹公佗先遇獻公本欲逞藝因庾公差是他

業師不敢自尊回至中途漸漸懊悔起來過後懊悔庸人通病謂庾公曰子有

師弟之分所以用情弟子已隔一層師恩為輕主命為重若無功而

返何以復吾恩王此論白正無如力豈不如耳庾公差曰吾師神箭不下養絲基

爾非其敵枉送性命是身親其教知得淺深語尹公佗不信庾公之言當下復身

來追衛侯不知結果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晉臣合計逐欒盈

國君雖然無道然以臣而逐君終是悖理之事即使國人所願

亦當興師到彼候其臣民合詞來請果係通國同情然後從而

定之可也奈何竟不與知失伯主之道矣況立剽即國人所欲

中行偃何自而知乎明是素昔結交故為之解說耳齊靈之乘

間爭伯有以也

晉號世伯諸侯服從久矣齊國亦在宇下只一不討衛罪齊靈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三
便起而爭之可見地步越占得高越絲毫差錯不得晉人不討
衛罪固有起人爭伯之端然真能爭伯之人必從伯國之所應
爲而不爲者始所謂倡義以服人也齊靈果欲爭羈當以討衛
取名乃計不出此而興伐魯之師又欲殺夙立之儲君而立嬖
人之子悖理滅義莫此爲甚所謂南轅而北轍矣豈不可笑故
終致晉人之討而幾至于敗亡也

晉厲被殺已隔年多如果爭訟冥間何至平公之時方纔發作
如不必訊供定罪又何須將荀偃追至訟廷旣已追攝到彼何
又無一言訊及欒書之罪雖出于王者之言却未嘗及于荀偃
墜首之形却是晉厲自家動手何以冥王治獄之廷亦許人放
恣無忌若此且方在對獄此戈從何而來荀偃旣墜首于夢中
何以瘍疽尙能待于數日之後若以爲無則理亦可通若以爲

有則其詞荒忽怪誕而不足信要之當日晉厲不從長魚矯之
請尙有仁心書偃竟至弑君實爲負德私心自問能不嫌然今
日死期將至魂魄已離心境之所不安遂形之于夢寐巫者欲
神其術故傳會以言之耳後之君子但以理爲據而勿泥其辭
焉可也

只就箕遺之言欒氏之多怨皆欒氏之罪狀也負罪而召怨若
此可謂世濟其惡矣然則欒祁之淫欒盈之遂皆是天道人事
之固然又何怪乎

欒祁讚害欒盈之言說得有情有理蓋欒氏素日所爲實有可
乘之隙也豈知其竟有不可問之隱情乎可見聽言真是難事
話說尹公佗不信庾公之言復身來追衛侯馳二十餘里方纔趕著
公孫丁問其來意尹公佗曰吾師庾公與汝有師弟之恩我乃庾公

弟子未常受業于子如路人耳豈可徇情于路人而廢公義于君父乎公孫丁曰汝曾學藝于庾公可想庾公之藝從何而來為人豈可忘本快快回轉免傷和氣是個老先尹公佗不聽將弓拽滿望公孫丁便射公孫丁不慌不忙將轡授與獻公候箭到時用手一綽輕輕接住就將來箭搭上弓弦回射尹公佗即以其人之箭還射其人尹公佗之身朱文公之所云也公佗急躲避時撲的一聲箭已貫其左臂尹公佗負痛棄弓而走公孫丁再復一箭結果了尹公佗性命嚇得隨行軍士棄車逃竄獻公曰若非吾子神箭寡人一命休矣公孫丁仍復執轡奔馳又十餘里只見後面車聲震動飛也似趕來獻公曰再有追兵何以自脫正在慌急之際後車看看相近視之乃同母之弟公子鱒音專冒死趕來從駕獻公方纔放心遂做一路奔至齊國齊靈公館之于萊城今山東萊州府儒有詩謂獻公不敬大臣自敢奔亡詩曰

尊如天地赫如神

何事人臣敢逐君

自是君綱先缺陷

上梁不正下梁躑

孫林父既逐獻公遂與甯殖合謀迎公子剽為君是為殤公使人告難于晉晉悼公問于中行偃曰衛人出君復立一君非正也當何以處之既知不正自然該討偃對曰衛行無道諸侯莫不聞今臣民自願立剽誰向卿我勿與知可也悼公從之齊靈公聞晉侯不討孫甯逐君之罪乃嘆曰晉侯之志隋矣我不乘此時圖伯更待何時只怕你也還不是圖伯之人乃帥師伐齊北鄙圍郕大掠而還時周靈王之十四年也原來齊靈公初娶齊女顏姬為夫人無子其媵音融姬生于日光靈公先立為太子又有嬖妾戎子亦無子其娣仲子生子曰牙戎子抱牙以為己子他姬生公子杵臼無寵戎子恃愛要得立牙為太子靈公許之仲子諫曰光之立也从矣又數會諸侯今無故而廢之國人不服後

必有悔

這個婦人倒有見識勝似齊靈

靈公曰廢立在我誰敢不服遂使太子光率

兵守卽墨

萊州卽墨縣齊之極東

光去後卽傳旨廢之更立牙爲太子使上卿

高厚

高固子

爲太傅寺人夙沙衛強而有智以爲少傅

雖有強智終是寺人乃竟以爲

少傅辱國甚矣

魯襄公聞齊太子光之廢遣使來請其罪靈公不能答反慮

魯國將來助光爭國所以與魯爲仇首先加兵欲以兵威脅魯然後

殺光

這等舉動豈是圖伯之人

此乃靈公無道之極也魯使人告急于晉時悼公

抱病不能救魯是冬晉悼公薨群臣奉世子彪卽位是爲平公魯又

使叔孫豹弔賀且告齊患荀偃曰俟來春當會諸侯若魯不赴會討

之未晚周靈王十五年晉平公元年大合諸侯于溴梁

地也

魯靈公

不至使大夫高厚代荀偃大怒欲執高厚高厚逃歸復興師伐魯北

鄙圍防

魯臧氏食邑

殺守臣臧堅

臧紇之族

叔孫豹再至魯國求救平公乃命

大將中行偃合諸侯之兵大舉伐齊中行偃點軍方回是夜得一夢

夢見黃衣使者執一卷文書來拘偃對曰

既持文書來如何偃隨之不教荀偃一看

行至一大殿宇上有王者冕旒端坐使者命偃跪于丹墀之下覲同

跪者乃是魯厲公樂書程滑胥童長魚矯三郤一班人眾偃心中暗

暗驚異聞胥童等與三郤爭辯良久不甚分明須臾獄卒引去止留

厲公樂書中行偃程滑四人厲公訴被弒始末樂書辯曰下手者程

滑也程滑曰主謀皆出書偃滑不過奉命而已安得歸罪于我殿上

王者降旨曰此時樂書執政宜坐首惡五年之內子孫滅絕

何得絕無一言

及于荀偃厲公忿然曰此事亦緣逆偃助力安能無罪卽起身抽戈擊偃

之首夢中覺首墜于前

既晉厲公可以自專偃以手捧其首跪而戴之又何須王者一訊

走出殿門

未總王者發放如何便隨他自己走將出來

遇梗陽

今太原府清源縣

巫者靈言非臯謂

曰子首何歪也代爲正之覺痛極而醒深以爲異次日入朝果遇見

靈臯于途乃命之登車將夜來所夢細述一遍靈臯曰冤家已至不

諸將誰人敢為後殿去聲風沙衛曰小臣願引一軍繼後力保主公無

虞靈公大喜忽有二將並出奏曰堂堂齊國豈無一勇力之士而使

寺人殿其師豈不為諸侯笑乎說得是臣二人情願讓風沙衛先行二

將者乃殖綽郭最也俱有萬夫不當之勇靈公曰將軍為殿寡人無

後顧之憂矣風沙衛見齊侯不用羞漸滿面而退只得隨齊侯先走

約行二十餘里至石門山乃是險隘去處兩邊俱是大石只中間一

條路徑風沙衛懷恨綽最二人欲敗其功寺人之心每多如險侯齊軍過盡將

隨行馬三十餘匹殺之以塞其路又將大車數乘聯絡如城橫截山

口再說綽最二將領兵斷後緩緩而退將及石門隘口見死馬縱橫

又有大車攔截不便馳驅乃相謂曰此必風沙衛銜恨于心故意為

此急救軍士搬運死馬疏通路徑因前有車阻逐一匹要退後擡出

撒于空處不知費多少工夫軍士雖多其奈路隘有力無用背後塵

頭起處晉驍將州綽一軍早到殖綽方欲迴車迎敵州綽一箭飛來

恰射中殖綽左肩部最挽弓來救殖綽搥手止之便州綽見殖綽

如此光景亦不動手殖綽不慌不忙拔箭而問曰來將何人能射殖

綽之肩也算好漢了願通名姓對曰吾乃晉國名將州綽也殖綽曰

小罪非別齊國名將殖綽的便是將軍豈不聞人語云莫相諛怕二

綽我與將軍以勇力齊名好漢惜好漢何忍自相戕賊乎州綽曰汝

言雖當但各為其主不得不然將軍若肯束身歸順小將力保將軍

不死却不當正合恩意殖綽曰得無相欺否州綽曰將軍如不見信請為立

誓若不能保全將軍之命願與俱死殖綽曰郭最性命今亦交付將

軍言罷二人雙雙就縛隨行士卒盡皆投降風沙衛只顧報仇出氣却送

軍史臣有詩云

綽最糾糾虎臣二 相逢狹路志難伸

覆軍擒將因私怨

辱國依然是寺人

州綽將綽最二將解至中軍獻功且稱其驍勇可用中行偃命暫囚于中軍侯班師定奪大軍從平陰進發所過城郭並不攻掠只圖快遂抵臨淄外郭之下魯衛邾莒兵俱到范鞅先攻雍門雍門多蘆荻以火焚之州綽焚申池之竹木各軍一齊俱火攻將四郭盡行焚毀直逼臨淄城下四面圍住喊聲震地矢及城樓城中百姓慌亂靈公十分恐懼暗令左右駕車欲開東門出走圖伯之君十分出醜高厚知之疾忙上前抽佩劍斷其轡索涕泣而諫曰諸軍雖銳然深入豈無後虞不久將歸矣主公一去都城不可守也願更留十日如力竭勢虧走猶未晚靈公乃止高厚督率萬民協力固守却說各兵圍城至第六日忽有鄭國飛報來到乃是大夫公孫舍之與公孫夏連名緘封內中有機密至緊之事鄭簡公發而視之略云

臣舍之臣夏奉命與子孔公了守國不意子孔有謀叛之心私自送款于楚欲招引楚兵伐鄭已為內應今楚兵已次魚陵旦夕將至事在危急幸星夜返旆以救社稷

鄭簡公大懼卽持書至晉軍中送與晉平公看了平公召中行偃議之偃對曰我兵不攻不戰竟走臨淄指望乘此銳氣一鼓而下今齊守未虧鄭國又有楚警若鄭國有失咎在于晉不如且歸為救鄭之計此番雖不曾破齊料齊侯已喪膽不敢復侵犯魯國矣平公是其言乃解圍而去楚兵此非不鄭簡公辭晉先歸諸侯行至祝阿代鄭只奔救齊

南府齊平公以楚師為憂與諸侯飲酒不樂師曠樂官曰臣請以聲

卜之乃吹律歌南風又歌北風和平可聽南風聲不揚且多肅殺之聲曠奏曰南風不競其聲近死不惟無功且將自禍不出三日當有好音至矣師曠字子野乃晉國第一聰明之士從幼好音樂苦其不

專乃嘆曰技之不精繇于多心心之不一繇于多視乃以艾葉薰瞎其目專以音樂遂能察氣候之盈虛明陰陽之消長天時人事審驗無差風角鳥鳴吉凶如見為晉太師掌樂之官平時為晉侯所深信故行軍必以相隨至是聞其言乃駐軍以待之使人前途遠探未三日探者同鄭大夫公孫蕪來回報言晉師已去晉平公訝問其詳公孫蕪對曰晉白子庚名代子囊為令尹欲報先世之仇謀伐鄭國公子嘉陰與晉通許晉兵到日詐稱迎敵以兵出城相會賴公孫舍之公孫夏二人預知子嘉之謀斂甲守城嚴譏察出入子嘉不敢出會晉師可知為賈不能防制越極乃止才短子庚沙潁水不見內應消息乃屯兵于魚齒山下值大雨雪數日不止營中水深尺餘軍人皆擇高阜處躲雨寒甚死者過牛士卒怨詈子庚只得班師而回矣寡君討子嘉之罪已行誅戮恐煩軍帥特遣下臣蕪連夜奔告平公大喜曰子野真聖

于音者矣乃將楚伐鄭無功通告諸侯各回本國史官有詩讚師曠云

歌罷南風又北風 便知兩國吉和凶
音當精處通天地 師曠從來是瞽宗

時周靈王十七年冬十二月事也比及晉師濟河已在十八年之春矣中行偃行至中途忽然頭上生一瘍疽痛不可忍乃逗遛于著雍之地已知將危何不速回延至二月其瘍潰爛目睛俱脫而死墜首之夢與梗陽巫者之言至是俱驗矣殖綽郭最乘偃之變破械而出逃回齊國去了范匄同偃之子吳迎喪以歸晉侯使吳嗣為大夫以范匄為中軍元帥代中以吳為副將代士仍以荀為姓稱荀是年夏五月靈公有疾大夫糴穀與慶封商議使人用溫車迎故太子光于卽墨此舉自正慶封帥家甲夜叩太傅高厚之門高厚出迎執而殺之太子光

同崔杼入宮光殺戎子又殺公子牙靈公聞變大驚嘔血數升登時氣絕光即位是為莊公寺人風沙衛率其家屬奔高唐今濟南府高唐州齊

莊公使慶封帥師追之風沙衛據高唐以叛齊莊公親引大軍圍城攻之月餘不下高唐人工僂有勇力沙衛用之以守東門工僂知沙

衛不能成事乃于城上射下羽書書中約夜半于東北角伺候大軍登城莊公猶未准信非也難信安知郭最請曰彼既相約必有

內應小將二人願往當生擒奄狗以雪石門山阻隘之恨莊公曰汝小心前往寡人自來接應綽最引兵至東北角侯至夜半城上忽於

長繩下來約有數處綽最各附繩而上以善言險軍士陸續登城工

僂引著竟來拿風沙衛郭最便去砍開城門放齊兵入城城中大亂互相殺傷約有一個更次方定齊莊公入城工僂同殖縛縛風沙

衛解到莊公夫罵奄狗寡人何負于汝汝却輔少奪長今公子牙何

在汝既為少輔何不相輔于地下風沙衛垂首無言莊公命牽出斬之以其肉為醢徧賜從行諸臣即用上僂守高唐班師而退時晉上

卿范匄以前番圍齊未獲取成乃請于平公復率大軍侵齊纔濟黃河聞齊靈公凶信乃曰齊新有喪伐之不仁即時班師早有人報知

齊國大夫晏嬰進曰晉不伐我喪施仁于我我背之不義賢人口中畢竟離不

得仁義不如請成免兩國于戈之苦那晏嬰字平仲身不滿五尺乃是齊國第一賢智之士莊公亦以國事粗定恐晉師復至乃從嬰之

言使人如晉謝罪請盟晉平公大合諸侯于澶淵范匄為相與齊莊公歃血為盟結好而散自此年餘無事却說下軍副將欒盈乃欒廩

之子廩乃范匄之婿匄女嫁廩謂之欒而欒氏自欒賓欒成欒枝欒盾欒書欒廩至于欒盈頂針七代卿相貴盛無比晉朝文武半出其

門半屬姻黨魏氏有魏舒智氏有智起中行氏有中行喜羊舌氏有

叔虎籍氏有籍偃箕氏有箕遺皆與樂盈聲勢相倚結為死黨黃盛

已足惹禍之端又以聲勢相倚結死黨于朝中有可死之罪矣更兼盈自少謙恭下士散財結客故

死士多歸之如州紳刑崩黃淵箕遺都是他部下驍將更有力士督

戎力舉千鈞手握二戟刺無不中是他隨身心腹寸步不離的又有

家臣辛俞州賓州紳等奔走効勞者不計其數樂壓死時其夫人樂

和纔及四旬不能守寡因州賓屢次入府稟事樂和在屏後窺之婦

屏後窺人最是不美之事見其少俊遂密遣侍兒道意因與私通樂和盡將室中

器幣贈與州賓此之謂也盈從晉侯伐齊州賓公然宿于府中不復

避忌也第盈歸聞知其事尙碍母親面皮乃把他事鞭治內外守門

之吏嚴稽家臣出入樂和一來老羞變怒二則淫心難絕三則恐其

子害了州賓性命因八范旬生辰以拜壽為名來到范府乘間訴其

父曰盈將為亂奈何范旬詢其詳樂和曰盈嘗言缺殺吾父謂樂吾

父逐之復縱之歸國不誅已幸反加寵位今父子專國范氏日盛樂

氏將衰吾寧死與范氏誓不兩立日夜與智起羊舌虎等聚議密室

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私黨恐我洩其消息嚴勅守門之吏不許與

外家相通說得殊亦近情可信今日勉強來此異日恐不得相見吾以父子恩

深不敢不言時范鞅在旁助之曰兒亦聞之今果然矣彼黨與至盛

不可不防也一子一女聲口相同不繇范旬不信越是親近之人乃

密奏于平公請逐樂氏平公私問于大夫陽畢陽處陽畢素惡樂壓

而睦于范氏乃對曰樂書實弒厲公厲世其凶德以及于盈百姓睚

于樂氏久矣若除樂氏以明弒逆之罪而立君之威此國家數世之

福也平公曰樂書援立先君盈罪未著除之無名奈何陽畢對曰書

之援立先君以掩罪也先君忘國仇而徇私德君又縱之滋害將大

若以盈惡未著宜剪除其黨赦盈而遣之彼若求逞誅之有名若逃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死于他方亦君之惠也樂是惡樂昭范而其言實有大理且其謀處樂盈亦得其正未為過刻不可以其私也而

概議平公以為然召甸入宮共議其事范甸曰盈在而剪其黨是速之為亂也君不如使盈往築著邑近曲之城盈去其黨無主乃可圖

矣主意平公曰善乃遣樂盈往城著邑盈臨行其黨冀遺諫曰樂氏多怨主所知也趙氏以下宮之難怨樂氏樂書黨屠岸賈一重罪案中行氏以伐

秦之役怨樂氏樂厲違中行偃之合二重罪案范氏以范鞅之逐怨樂氏都是樂氏不是怪不得他人智朔常長妖死智盈尚少而聽于中行程鄭嬖于公樂氏

之勢孤矣城著非國之急事何必使子子盍辭之以觀君意之若何而為備樂盈曰君命不可辭也此語却正何以後盈如有罪其何敢

逃死如其無罪國人將憐我孰能害之乃命督戎為御出了絳州望著邑而去盈去三日平公御朝謂諸大夫曰樂書昔有弑逆之罪未

正刑誅今其子孫在朝寡人恥之將若之何諸大夫同聲應曰宜逐

之輕輕三字斷送了乃宣布樂書罪狀懸于國門遣大夫陽畢將兵

往逐樂盈其宗族在國中者盡行逐出收其樂邑今樂樂樂樂魴率其宗人同州紳邢蒯俱出了絳城竟往奔樂盈去了叔虎拉入箕遺

黃淵隨後出城城門已閉傳聞將搜治樂氏之黨乃商議各聚家丁欲乘夜為亂斬東門而出趙氏有門客章鑑居與叔虎家相鄰聞其

謀鄰人得聞其謀事報知趙氏趙武轉報范甸甸使其子范鞅率甲上三百圍叔虎之第不知後事下回分解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三

--	--	--	--	--	--	--	--	--	--



